



逸民 俠隱 英雄走國記二集上

玉田趙綬章著

第一回 魚躍鯉鬪筵尋舊怨

謝曼華舞索解重圍

哈哈。上編書。正說到慶壽小靈岩的熱鬧節目。冷不妨的。竟自擱置起來。吾知閱者諸君。不但心頭悶了個大疙疸。一定都罵作者狡猾。怪道作者這兩年。只覺心跳眼跳。六神不安。這不消說是諸君見罵之故了。但是小說一道。是不悶不快。如今諸君悶到極處。也應該快到極處。請靜坐勿喧。且待作者洒傷心之淚。秉哀時之筆。再來接續前稿如何。呵呀。我的老佛爺。作者閱者今日。居然又以筆墨相見。你老哥莫看作等閒。您瞧這三四年間。南北兵戈。越打越沒頭兒。一處處尸山血海。殺人如麻。咱大家真還能仰荷天庥。苟全性命。並且苦中作樂。作小說。閱小說。這總算是窮命堅牢。老天加惠了。但是作者。更爲諸君進一解說。大凡人能免罹劫運。全恃着一片好心。田足爲無形的保障。不然。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力競時代。甚麼是咱的保障呢。所以作者續編此書。於福善禍淫勸懲之旨。尤爲三致其意。願諸君閱此書後。更將那片好心。田加意培補。庶乎能免却大劫臨頭。並不負作者著書之意。切莫只當作解悶的頑意兒。瞧哇。再

者。人心向善。天運自回。作者尤願此書普及人羣。以挽回茫茫浩劫哩。閒話少說。書入正文。且說那鄧伯通。就壽席筵前。笑吟吟解開魚躍鯉的蒲包兒。一瞧。却是個血污狼藉。狗啃賸的死孩子。一陣血臭。沖滿壽堂。衆賓客大驚之下。料得躍鯉來意非善。又素知往年伯通折辱躍鯉之事。正要出作調停。只見伯通哈哈大笑。一面命僕人。收出死孩。一面向躍鯉揖謝道。老夫賤辰。難得魚兒辱臨。怎又賜此厚禮。來來來。且同喫酒。說着。滿面陪笑。登時來了個大麻木。原來伯通年老。多所閱歷。料躍鯉出遊之後。定然學了甚麼拿手的武功。自己雖然不懼他。但是這般年紀。倘若一下子栽了跟頭。未免一世英名。付與流水。所以沒奈何。裝出皮疴膿的光景。又因這魚躍鯉。雖是無賴。却是個直性漢子。伯通想就勢合他解却結兒。多交個朋友。同處鄉里間。未嘗無益。這時曼華愕着一雙俊眼兒。暗就座客。問知魚躍鯉的來歷。正在詫異。只見躍鯉雙眉一挑。拍胸聲。一蹶脚道。鄧伯通。你休推睡夢。當年俺蒙你一番周旋。至今不忘。且喜你依然老健。俺魚某只知又來領教。却不懂甚麼交情。說着。略移踏足。衆賓客越法吃驚。只見他足所踏處。登時陷下個薄薄的足印。這裏曼華方啞了聲。瓠齋粲然。便見伯通拱手道。魚

老兄不必如此。咱當年兒戲一段事。不算甚麼。老夫衰朽。真是鷄肋。不足以安尊拳。往日芥蒂。容俺遲日負荆。來來。咱且吃酒。說着。命曼華斟滿一杯。老頭兒。哈着腰兒。笑吟吟的捧了。衆賓客也趁勢道。沒別的。今天魚爺。總須賞大家個臉面。便有天大的事。也須哈哈一笑。就此罷手。但瞧謝姑娘這杯酒兒。還不是個和事。虛兒麼。說着。紛紛離座。都簇在伯通背後。向躍鯉便是個大揖。止這當兒。只聽噹啷一聲。酒杯落地。躍鯉手兒。向外一擡。伯通登時一個踉蹌。曼華手快。趕忙向前扶住。便見躍鯉狂笑道。鄧老兒。你想和事。却須依我一件。俺瞧你偌大年紀。也不難爲於你。因顧曼華向衆客道。你等只叫鄧伯通。穿上這妮子的花褲兒。就筵前扭個來回。俺魚某。塵土不沾。拍腿就走。不然。你等莫管閒事。說着。手拊劍柄。密的跳至庭中。這裏曼華。娥眉微豎。方笑顧衆客道。怎麼俺女人們的褲子。便比人不濟呢。一言未盡。只見伯通。鼓掌大笑。頃刻間。白鬚飄拂。一張赤紅臉兒。便如中酒一般。老眼一瞪。精光四射。忽的甩去長衣。喝命僕人。快取俺的兵器來。須臾取到。却是一柄攢花簇節的豹尾鋼鞭。一退鞭囊。亮晶晶光照滿堂。要說伯通這柄鞭。三四十年的光景。劍蕩江湖。也不知打過多少英雄豪傑。自伯通隱

居以來。一向置之高閣。而今却像蟄龍經雷。依然有破壁之勢。當時伯通接鞭在手。頃刻間精神抖擻。却喝道。魚朋友。俺鄧某盡禮相懇。既不見恕。也只好奉陪頑頑。說着。廳一聲躡將出去。彼此問道。得一聲請。那躍鯉短劍一擺。方才使個旗鼓。這裏曼華。不由嚶嚶一聲。略拊衣襟。便如一道彩雲似的。直跑向廊柱邊。含笑愁望。於是衆賓客。一擁齊出。大家還亂吵。且莫動手之間。庭中鄧魚兩個。業已鞭劍縱橫。火雜雜的交起手來。但見躍鯉一柄劍。上下翻飛。端的是神出鬼入。好伯通。真不愧老當益壯。你看他舞開鞭勢。光影滿身。那渾身解數。放開來。真個是沉實老辣。彼此問。吆。吆。喝。喝。不消頃刻。已是數十回合。望得衆賓客正在眼花。忽見躍鯉喝一聲。劍法頓變。躡身一躍。便是丈餘。倏忽翻落。又如遊龍貼地。那劍光團團潑開來。竟及數步之外。並且純以超聳取勢。單就伯通鞭隙中。窺瑕抵漏。那劍鋒閃閃。高如繁星。麗天。低似亂泉。湧地。你想伯通。本是七十餘歲的老頭兒。又搭着隱居以來。久已不彈此調。便如那久不握管的老荒秀才。一日臨文。手生思鈍。還不算。便是出手的頑意兒。未免還只是老掉牙的舊花樣兒。今忽遇躍鯉這套不可捉摸的新奇家數。如何不鬧得手忙脚亂。還虧他藝有根抵。當時

老英雄把心一橫，揮動鋼鞭，登時也拿出生平絕技。這路鞭法，名爲靈官淨面鞭。直起直落，中藏許多變化。當年伯通叫響兒時，便全仗這路鞭法。衆賓客望見伯通鞭影颼颼，都替那躍鯉暗捏一把汗。那知躍鯉更不理會，忽的長嘯一聲，反倒立劍勢，却越法聳躍如飛，一路黃騰挪閃占，不消頃刻工夫，已引得伯通氣息微促。那條鞭影雖越法急如風雨，但是進退間，已欠根柱。衆賓客那知就裏，但見躍鯉只辦得招架，不由一陣價竟給伯通喝起彩來。就這聲裏，只見曼華一聲嬌叱，條的一翻衣襟，從兜囊內取出一握九節索鞭，刺刺迎風一抖，便是個白虹飲澗勢。只纖手一掣之間，但聽噹噹一聲響，早將鄧魚的鞭劍隔作兩處。鄧魚兩人彼此價倒退數步。那曼華已由廊階上跳落當場。刷一聲，收回索鞭，仍然是不盈一握。原來這種兵器，名爲連環索。通體是精鋼細環，結就長可兩丈，細如竹節，每節上都有屈伸的蛻環兒。索頭上只一核桃大的鋼疙疸，雖形似索鞭，却比索鞭輕妙得多。用這種兵器，全仗着內功深至，大氣包舉，方能揮霍自如。若下賊身法步，稍差些兒，一個繚繞不清，不要說是被敵所乘，自己先就毀了自己。嗚呼！曼華當年得遇異人，劍術既成之後，便學了這連環索的絕技。因素

兒輕妙。所以常佩在身邊哩。當時鄧魚兩人猛撲案兒。隔開都各一怔。曼華却笑向躍鯉道：「你這人好生促狹。用這路飛躍法兒。想疲敵取勝。鄧先生年高有德。堂堂正正的人。不屑合你狡猾爭能。就是咧。你們兩家的前怨。俺也不管。俺且問你：怎的鄧先生若敗了。便該穿俺們女人家的花襖兒呢。今閒話少說。俺且給女人們爭口氣。但是你若敗了。又該怎的。說着。輕軀一擺。格格格格。一陣大笑。躍鯉怒道：「你這妮子。竟敢替鄧老兒來尋死。也就好生大胆。說着。伯胸巨躍道：「你瞧着。俺若輸在你這騷妮子手中。俺立刻跪在你跟前。磕二十四個響頭。喊一聲乾媽。何如。一句話。不打緊。不但招得曼華折倒。纖腰。笑得打跌。便連那神志甫定。氣喘吁吁。暗幸免裁跟頭的鄧伯通。也不由撲哧一笑。其餘衆賓客。更是闐然撫掌。許多眼光。都瞧瞧那丟秀秀的謝曼華。並那黑麻長大的魚躍鯉。便連鄧宅許多的傭僕人役。也都嚙一聲。擠將來。恨不得躍鯉立刻打輸。好聽這口響亮亮的乾媽兒。夾寫衆人。愈覺精彩。正是烘染曼華。個箇英姣之概。原來躍鯉。當少年時。本是個市井無賴。後來方逞意氣。習武功。所以他無賴的習氣。口吻。憤怒之下。不由脫口而出。當時伯通一笑之下。怒氣全消。雖素聞曼華武俠之名。料他不

過會幾路尋常家數。那裏便敵得魚躍鯉。正想上前攔阻的當兒。只見躍鯉一擺短劍。向曼華如飛便上。頃刻砍刺鉤挑。一劍緊似一劍。曼華却笑嘻嘻。不慌不忙。兩支纖手。就似乎不離方寸。手法慢展。搓移動那條連環索。一節節抖開來。隨勢應敵。下面是纖趾徐移。洒動了流水步法。但是他指兒略動。那索已容掃出尺許開外。至於收放之勢。只消他指節兒略爲搓捻。那索兒已如銀蛇亂掣。少時他兩手離胸。略作揮舞。但聽刷一聲。索兒使發。大似月團。一陣價飛騰繚繞。白光亂颺。颯颯有聲。便如一條玉龍。騰翔天矯。這時躍鯉劍花錯落。急切間。已被索勢沖出。再想窺隙近砍。已不能夠。說時遲。那時快。但聽曼華嬌叱一聲。兩臂縱橫。袖袖而舞。一個俏身兒。風團似俯仰曲屈。更搭着彩帶飄揚。雜珮丁東。再瞧那索兒時。那裏還有影兒可尋。都化作條條光彩。就滿庭中一閃一瞥。便如天女散花一般。直將滿庭人衆。噤得聲息都無。但聞得颼颼風動。（極力寫曼華是十分作力的文字。）你想伯通。也是久經大敵的老英雄。生平所見的武功家數。大概入目便曉。那知經曼華這麼一來。竟將他一雙誠實的波斯老眼。給瞞住。咧於是伯通。驚歎非常。倒將魚躍鯉的勝敗。拋在腦後。正在拍手喝彩。連喊住手的當

兒只見躍鯉儘力大呼跳盪。不但一柄劍奮砍不入。並且被曼華索兒逼得東磕西撞。便如搯頭蠓一般。不由惱得他無賴性起。一面跳躍。一面禽娘禽娘的亂罵。這一來。曼華大怒。刷一聲。一使手法。那條索兒便如遊蛇騰霧。一逕的向躍鯉下三路兜攪將來。慌得躍鯉趕忙一挫劍鋒。只顧了抵擋腿脛之間。那知曼華索勢風急。只向上一矯。用一個遊龍破空勢。躍鯉但見那明晃晃的鋼疙瘩。便奔腦門。嚇的他呵呀一聲。向後一仰。急忙用劍去護前門的當兒。這裏曼華一掣那索。正攪住他臂腕之間。就勢猛頓。但聽噲喂撲哧一聲響。不但那柄劍。猛可的脫飛丈把高。便連躍鯉也滾毬兒似的。鬧了個懸梁觔斗。正在地下掙起要跑。曼華一收連環索。趕去一脚。又踹了個大面朝天。趁勢兒踏住他腿脛。却捻起粉團兒似的拳頭。向躍鯉劈面一晃。笑道。你這廝不知進退。我教你今天且認得俺們女人家。說着。俊眼四瞷。向衆賓客笑道。衆位聽得明白。男子漢說話。嘴內須有舌頭。那會子魚某自認輸。後是怎麼着。便叫他怎麼着吧。他若裝草鷄。（不踐言之意。）俺是向衆位不依的。說着。纖足一蹙。躍鯉又滾出數步之外。就勢兒爬在地下。只恨無繩縫可鑽。這一來。衆人大笑。值道究竟是老世故。便趕上去。

攙扶躍鯉道。魚兒請起。咱還是且同吃酒。人家一場兒戲。不算甚麼。謝姑娘孩子腔兒。不必理他。那躍鯉這時。一張臉賽過關爺。趁勢兒叫聲鄧爺。俺魚某不識好歹。多有得罪。蒙賜酒。却不敢領。只好改日再來陪罪吧。正要站起之間。忽見眼前白光一閃。躍鯉喊一聲。依然爬在地下。正是。

棋輸一著。步步退却。剝掉面皮。這番真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乾娘劇兒女稱觴 壽星明歌舞猷技

且說魚躍鯉。因伯通一席話。正要站起。趁勢下拾跑掉。那知曼華小心眼兒內。早已料到他瞅個冷子。溜之大吉。於是拾起躍鯉的那把短劍。蹶一聲。奔到他跟前。先涼滲滲的。就他額兒上一擻。然後用小腳尖。略觸躍鯉的鼻尖。（躍鯉鼻官。却大得自在。一笑。）道。你這廝。不是用手打鼻梁。（自豪之意。）的當兒咧。我且叫你認得俺們女人家。你不肯輸嘴。便輸與俺這顆腦袋吧。說着。惡恨恨一咬牙兒。那平片的劍鋒。就要豎立起來。嚇得躍鯉。山懷怪叫。無意中。早應了那二十四個響頭的話。一陣價礮礮觸地。就

曼華繡鞋尖下。磕得好不熱鬧。但是一仰臉兒。見人家是個二十多歲的媳婦子。自己這等一個稍長大漢。楞要裂開大嘴。癩熱熱的去叫乾媽。這件事。是無論怎樣。是萬萬來不得的。正在爲難。恨煞了自己這張嘴。先時節。不該大誇海口。恰好望見衆賓客。許多眼光。都瞅定自己這兩片子嘴。含笑圍攏來。這一來。鬧得躍鯉。越法的不知怎樣才好。正在張開大嘴。如鯁魚噎水似的。恰好伯通。見曼華用鋒快的短劍。只管就躍鯉。頓兒上晃來晃去。覺着不是耍處。於是急忙進步。方一抄曼華右臂的當兒。地下躍鯉。猛有所觸。便登時一抹臉子。現出無賴原形。左望曼華。大叫道。呵呀。我的乾媽呀。衆賓客方在鼓掌。躍鯉又已右望伯通。你這位老爺子。便瞧着你孩兒愛人欺負。今天是您千秋喜日。俺索性就認你這位乾爸爸吧。說着。當櫛似朝着伯通。竟自磕下頭去。這一來。招得滿庭人衆。捧破瓢似的一陣大笑。忙得伯通。連忙攙扶不迭。口內只笑道。魚朋友。莫要取笑。笑的不折煞老夫。忽見曼華。一拋短劍。飛紅的臉兒。搶進。指着躍鯉。笑道。你這促狹鬼。倒會趁勢罵人。俺却不打緊。不辱沒了人家金山似的鄧爺麼。你自己認得好乾兒子。難道俺就不會認乾女兒不成。說着。折倒纖腰。也竟插燭似拜將下去。衆人

一見不由又是一陣鼓掌喝彩。慌得個伯通左拉右挽。銀絲似的長鬚早已披亂許多。那曼華更會湊趣。便宛轉於伯通肘腋之間。一伸纖手。早將那揉亂的鬚兒抹直。於是衆賓客一聲喝好。再瞧那躍鯉時。又已將伯通後衣襟上的塵土揮淨。兩人竟不容分說。一邊一個。恭敬敬攙定伯通。原來曼華躍鯉。兩個人各有心事。曼華是久慕伯通的盛名。今一見那番醇和氣象。早已心折。躍鯉是個機警人。見風不順。便登時從好上來。自己趁勢託庇這樾蔭之下。是沒得虧吃。當時伯通兩支膀子。被人家左右架牢。不由左顧右盼。哈哈大笑。衆賓客便湊趣都噪道。今天鄧爺是雙喜臨門。快些登堂。去裝老壽星。請您這一雙大兒大女。稱觴獻壽去。這一來。伯通更沒得活講。只好笑吟吟的被大家擁入廳中。一時間紛紛就座。那曼華躍鯉。便真個就伯通筵前。稱觴爲壽。又都次弟拜罷。然後就下座。左右相陪。樂得個伯通略拾半身。連稱生受不迭。這時各席上衆賓客無不眉飛色舞。須臾酒炙粉陳。歡呼暢飲。鬧過一陣。伯通便略詢躍鯉出外學藝的情形。因笑道。光陰真快。當年咱兩個在杏花村酒店中。一番兒戲。便如在目前。自你去後。老夫後悔的甚麼似的。無端失却一個吃酒好會場。如今你那片酒店整理起

來。俺又該有消遣的所在咧。躍鯉笑道。俺當年若不虧你老人家一番教訓。還沒現在這點子長進哩。原來這杏花村。距鄧莊不遠。正當靈岩山口的要路。遠眺太湖。風景甚佳。環村一處處杏林映帶。每當花時。不亞如紅雲粉霞。光動山谷。躍鯉便在那村墟勝處。開了一片小小酒店。就名爲杏花春。當年躍鯉。恃氣力奪人湖蕩。方想大大的整理那片酒店。不想却被伯通便就那酒店中。打降下來哩。當時伯通聽躍鯉說罷。正在含笑點頭。曼華却笑道。魚哥。你既有酒店。等我日後來頑時。給你賣酒去何如。你不曉得。俺就愛個真山真水。使人見了頭清眼亮。偏偏老天。就不賞俺這點清福。却叫俺在酒肉絲竹場中廝混哩。說着。眼皮兒一搗搭。竟自微微紅暈。伯通知他感觸身世。忙笑道。曼姑快不要如此。你看如今的老天。怕不似吃醉了。磕睡沒醒麼。等而上之。那廟堂上。袞袞諸公。大半是走肉行尸。以致時局日非。滿人猖獗。這乾坤的正氣清氣。不寄在山林巖阿。便寄在繁華靡麗場中。曼姑。你是個火坑青蓮的天仙化身。何必因此感慨呢。曼華聽了。咬着牙兒道。俺就恨煞滿洲人。如今在北方。越法鬧的不像模樣。狠有些北京朝官。夾尾巴狗似的跑回來。都鬧得沒的幹。在家中拿出搜的昧心錢來。蓋園亭立

詩酒文會。便有那些不開眼的文士們。希沾餘瀝。偏去捧臭脚。撥屁股。這個恭維幾句。東山再起。那個稱讚幾句。江左夷吾。那干先生們。真虧他就。有那愁厚臉皮。居然復居之不疑。更逞餘性。刻意價學古人的東山絲竹。到處裏選色徵譚。如今江南佳麗。像俺這一行的。人。如顧橫波。柳如是。都嫁了個白毛蹀躞的老頭子。但是龔（芝麓）錢（牧齋）兩先生。雖負盛名。據俺這笨眼兒看來。都不是甚麼有脊骨的人物。怎麼呢。因俺偶去陪他的樽俎。聽他們談到滿洲人。立刻就變貌變色。如今說句不祥的話兒。俺一朝世局有變。像這班大老先生們。那一個能担当大事呢。可笑顧柳兩個人。都沒眼睛。俺久已不理他們咧。說着。蛾眉立蹙。向北面惡狠狠一伸拳頭。不想伯通恰好站起來。探身哈腰。向各席上拱手勸酒。這一來。撲的聲。竟將頭巾觸歪。於是衆賓客撫掌大笑。便有人道。謝姑娘這一拳。怕不將滿洲人都搗爛。瞧你這出手如風。比方才舞索兒還煞溜哩。伯通聽了。便笑道。真個的哩。老夫在武功上。雖是平常。但是這雙老眼。所見的諸凡家數。也不算少。怎的曼姑所舞索兒。俺竟不辨是何家數呢。最妙的是手指輕倩。便如婦女們搓線撚縷一般。那索勢翻飛。已及尋丈之外。曼華笑道。那麼你老人

家已曉得咧。怎還說不辨是何家數呢。俺是關上門兒起國號。自家創了這手頑意。就叫作綵線舞。起初練習時。先用一根極輕習的綵線。全仗運動手法指法。使那線飛擊。迅急不許繚繞糾纏。惟其極輕細。運動揮霍也爲最難。及至能靈妙如意。便漸次換習。稍粗稍重的線兒。那飛擊迅急不許糾纏。自然是容易多了。及至換習到鋼索兒。不消說是脫手如飛。指動及寸。索動及尺。稍加臂舞之勢。那索勢自然是縱橫莫當了。（所論甚精。推之習射者。視懸虱如輪。亦同此理。）這是俺胡撰的怯營生。那裏有甚麼家數呢。伯通聽了。惟有連聲讚歎。衆賓客便道。今天咱們是對景掛畫。謝姑娘也該譟舞上回壽。方是道理。難道你合魚爺打了一場子。便算上壽不成。曼華聽了。嫣然一笑。便起身離座。就各席上敬過一杯。然後回座。命左右捧過携來的銀箏。接在手中。彎起一支腿兒。慢慢的調和鴟絃。忽的撒開手法。一陣價鏗錯落。然後揚眉彈袖。頓開香喉。唱了一闋壽星明的曲調。真個是雛鶯嚙樹。餘韻繞梁。衆人聽了。大讚不絕。伯通却笑道。俺一生碌碌。至老無聞。這個壽星明的也就可愧得緊。等我且唱個唾壺譟。奉酬諸位雅意如何。說罷。脫帽露頂。先舉杯一飲而盡。忽的雙目一張。賽如岩電。竟擊案爲節。

抗聲高誦道。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未已

伯通虎也似的據在座上。本就意態沈雄。又搭着腔音宏亮。律中宮聲。更妙在曼華。提高絃音。掄動銀撥。一陣價應絃赴節。一時間聲滿天地。好不蒼涼悲壯。正這當兒。曼華一收鷗絃。聲如裂帛。伯通大笑。便舉酒遍屬四座。向曼華道。假使曼姑變成男兒。怕不要叱咤風雲麼。衆人見老頭兒十分高興。便道謝姑娘有一套雲容舞。端的瀏亮生風。快請舞來爲壽。俺們也得借飽眼福。原來這雲容舞。是武舞中最難能的一套舞法。不但旋轉如風。身段腰肢。並腿脚上。須有真實的武功。並須兩人。工力悉敵。合手對舞。方能顯頡頏穿插之妙。舞到酣暢處。真有風起雲飛之觀。所以名爲雲容舞。因曼華擅長此舞。衆人便以此爲請。當時曼華。置下銀箏。却笑道。諸位欲觀此舞。却不成功。可惜俺沒帶得小鬢來。這裏那有對手呢。一言方盡。只見躍鯉。一扭頭兒。一掩大嘴。細着腔兒道。阿妹呀。這不打緊。你瞧俺當你個小鬢兒如何呢。說罷。綳起大麻臉。一丟眼兒。衆人見他神色。又是一陣大笑。原來躍鯉。當無賴時。也是個通脫脚色。踢毬打彈。俚謔胡舞。

也都略曉一二。今聽得甚麼雲容舞。以爲也同尋常的柘枝舞。鸚鵡舞一般。所以不管好歹。竟裝合曼華對舞。湊個趣兒。這時曼華正在望着躍鯉醜臉子發笑。那躍鯉業已興匆匆起身離座。却甩廠衣。曼華一瞧。便知他是個利巴頭。因爲這雲容舞。雖是武家數。却須寬衫博帶。飛動起來。方顯那流雪迴風之勢。當時曼華心下好笑。趁勢要瞧這場笑話。於是翩然站起。自就別室中去換那所携來的舞衣。這裏僕人等就席前鋪設氍毹。拓好舞場。衆賓客也都拔起腰板來。抹抹眼睛。那躍鯉甚是得意。正一個人兒在舞場中。曲踊作態。只見香風飄處。那曼華已如一朵彩雲似的。飛臨場前。衆賓客一瞧他那身奇麗粧束。先是一陣鼓掌喝采。只見他戴一頂百葉流雲遠遊冠。穿一身遊龍飛鳳金繡的短衫褲。腰繫流蘇拖帶。足踹翹鳳珠履。另有兩條丈餘長的綵繡舞帶。由兩肩直拖到地。只聳輕軀以鵠立。若將飛向未翔之間。那躍鯉。不管三七二十一。竟自丟開身架。踊躍而上。曼華且不管他。便自按舞法。徐徐翹起來。一時間。折腰曼步。氍毹上微動香塵。端的軒軒霞舉。光照滿堂。這套舞法。疾徐進退。共有十二折變勢。停凝飛躍。都有一定的節奏。那躍鯉一上手之間。早已摸頭不着。還虧他身段靈便。跟了人

家亦步亦趨。但是蹣跚踉蹌業已東撞西磕。衆人見他毛毛貼貼。如偷油耗子一般。既與曼華合不上手。只好猴在人家背後。瞧人家怎的舉動。他也怎的。你想他那副小模樣兒。楞要扭扭搜搜的。學曼華驚鴻遊龍之勢。那番醜態。好不可觀。正招得衆人哈哈大笑。只見曼華舞帶飄揚。雙跌碾動。須臾。急旋急落。勢如凌虛。便似一片彩雲。就筵前飛滾舒卷。這時躍鯉已窘忙得不可開交。亂跳亂舞。只管自己在那裏抓瞎。百忙中。嘖嘖一交。正跌在曼華脚下。方要爬起。已被曼華舞帶一捲。恰好兜纏住他的頸兒。這時帶勢如風。勁頭兒狠不爲小。那曼華身兒一轉。已將躍鯉鬧了個筋斗兒。衆人正在笑得肚痛。那知躍鯉更不爬起。索性的圍着曼華。毬兒似亂滾起來。這一來。招得曼華格格亂笑。氣力一洩。只得霍的一轉身。登時罷舞。躍鯉滾勢正發。却礮一頭。撞在廳柱脚上。及至跳起來。却摸着頭皮。向曼華道。呵呀。我的媽。——映前成趣。——好難頑的雲容舞呀。這一來。衆人不由鬨堂大笑。於是伯通樂甚。當即命曼華更衣侍座。賓主盡歡。直吃至日色將落。那躍鯉方隨了衆賓客。欣然各散。次日。伯通置酒。酬謝衆人。曼華躍鯉在座。大家又熱鬧過一日。那曼華便在鄧宅住下來。談讌之下。伯通詢知他在嘉定許多。

的行俠尚義之舉。越法歡喜。因止色道。曼華稱俠一時。怕不令齟齬男子愧煞。但是當此亂世。還應斂抑些聲光。才是如今北京貴顯。那一個不搜求佳麗。你這等藝貌。再加以聲聞遠播。倘招得他們來胡纏。你雖怕他不着。然而豈不討厭呢。曼華聽了。搖着頭兒笑道。好教你老人家得知。這才爲日不久。俺已將個討厭的東西。給嚇跑喇。便是前兩月裏。嘉定地面。忽來了一闊綽客人。僕從如雲。十分氣概。一到嘉定。不斷的出入官府。自稱是奉北京貴人之命。特到江南。選購佳麗。大家也猜不透他是甚麼人。那東西生得鑿頭鼠腦。兔耳鷹腮。兩撇狗蠅鬚。一嘴黃板牙。說起話來。歪聲撇氣。俺一瞧他那討厭樣兒。雖不待價理他。但是俺開着門戶。也只得照例應酬。一日他在寓中。置酒高會。賓客滿座。酒至半酣。他忽令從人。搬出許多的金銀彩緞。並有一件珠珮。都堆置在旁几上。却向俺得意道。謝姑娘。合該你走住蓮。你瞧這些好寶貝。便是北京貴人。不惜重價。命俺來物色美人。你如合意。便都收得去。隨俺北去如何。說着一瞪鼠眼道。你可要曉得好歹。莫待我撮將你去。俺聽了。方在又氣又笑。不想那東西。竟親持珠珮。誇示衆客道。古人一斛真珠。換得美人。今天却就對景兒喇。於是衆客嘖嘖一陣。當時俺便

笑道。俺既承尊客見賞。理應從命。這些寶物。請且暫存。便請尊客。明日到敝寓定議如何。那東西不知就裏。欣然應允。俺回得宅也。便連夜價準備起來。你老人家。且猜俺是怎生準備。伯通聽了。不由掀髯一笑。正是。

勝概豪情。不可一世。揮斥俗物。可兒可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寄閒情俠女遊湖 闖危城雛鬢死敵

且說伯通笑道。俺猜你沒別的準備。或是準備了一頓拳頭。將他打跑吧。曼華笑道。請你老人家瞧的俺。就成了瘋妮子咧。動不動。便掄拳頭。像那東西。那身鷄肋。攔的住俺一個指頭麼。俺只不動聲色。便嚇的他一溜烟跑掉咧。當時那東西。一進俺宅門兒。早已氣噤頓縮。及至終席。連個響亮屁也沒敢放。原來俺當日陳設之華。賓客之盛。都比他強得加倍。他所炫耀的彩緞。俺只把來作壁衣。他所誇示的金銀。俺只把來作器皿。至於他所矜矜的明珠。俺偏叫侍筵小鬟們。都蹣跚着白晬晬的珠履。更命他們劍舞勸酒。所以一下子。就把他鬧糊塗咧。及至他踉蹌而出。就當地士紳。一探聽俺謝曼華的

爲人便登時縮項跑掉。後來俺聞得那東西却是北京皇親田畹門下的清客。原想倚勢來撮取俺。既不成功。却向武進地面村落中。物色了一個絕色女子。名叫陳圓圓的。回京去了。你老人家瞧如今國勢如此。那北京貴顯人們。偏有心情。恣意聲色。那滿洲人們。怎會不日見猖獗呢。可惜俺謝曼華是一女子。雖報國有心。却苦無路。這種末季子年光。俺只給他個淋淋漓漓。由俺性兒。快活一日是一日。還收斂甚麼。說着一整面孔。詞氣凜然。伯通一聽。不由肅然起敬。暗想道。俺只當曼華不過是個逞豪華。矜意氣的俠妓。不想他竟是個大有深心的人。於是慨然嘆道。聽你這番話。倒教俺老懷頓增鬱勃。曼姑話雖如此說。但是越有大志。越須收斂。不可輕露鋒鋦哩。曼華笑道。誰都像你老人家似的呀。火候兒鍊到了呢。如今俺有您這靠山兒。還怕他甚麼。伯通歎道。靠山不靠山。今且莫論。倘一旦有甚緩急。你只管來尋俺。鄧伯通就是。曼華聽了。甚是歡喜。過得兩日。曼華要去。伯通道。你在繁華場中。頑膩了。既到此間。且玩玩湖山風景。再去未遲。於是整備舟楫。只小設杯茗。又折柬約了三兩位莊中父老。便携了曼華。相與登舟。沿着鄧莊水路。竟自容輿而下。一時開船。船四啓。大家就坐。由船頭蓬頭奴子烹

上本山所出的靈芽茶來。一盞談笑。一壺眺望。伯通鬚髮蒼然。衣冠甚偉。更趨着衆父老的古貌古心。曼華的風靈務鬢。在這片清曠湖山中。倒也別有逸趣。一路所經的水村山莊。招得居民男女。含笑聚觀。都不錯眼珠。價望着曼華。那曼華乍到這般清曠。所在只見一片空明中。萬峯飛舞。許多的遠山尖兒。蒼翠插空。如螺如髻。更有一處處的漁歌菱唱。徐起於蘆港花溼之間。那老遠的小船兒。一支支出沒於雲水光中。便如鳧鴨一般。更趨着汀蘭岸芷。郁郁青青。臨水人家。有的當門晒鷓。有的婦稚操作。那鷓犬鳴吠。儼似雲端飄落。曼華這時。不由心曠神怡。東瞻西望。樂得張開小嘴兒。只管合不攏來。却向伯通道。你老人家住此勝地。不就像陸地神仙麼。依我想來。像這片所在。怎的設個法兒。隔斷外邊。便真如桃源一般。等我早晚間移居這裏。合你老人家作個伴兒。咱悶來時。便遊山玩水。喜來時。便說劍讀書。由他外邊闖場天。咱也不必管。過得個三年五載。咱再出去。那當兒。一定有能人出世。將流賊合滿洲人掃淨。咱再見個現成的太平日月。你道好麼。（果有這等所在。作者亦願受一塵而爲之氓。起視而今。惟帶甲滿天地耳。可歎。）伯通大笑道。惹妮子。那裏有這般便宜事。都這樣自己淨出身兒。

只盼能人。那世局不越法糟了麼。衆父老都爲一笑。曼華方笑憨憨的望着伯通。只聽葦岸邊有人笑道。俺這裏有新出網的鮮活鯽魚。船上老爺子合姑娘。不買些去麼。聲盡處。如飛划到一支小船兒。上面一個二十多歲的漁婆兒。生得伶伶俐俐。喜眉笑眼。青帕罩髻。穿一身藍布短衫褲。却露着半段雪白的腿臂。光着脚板。揣雙草鞋子。一手盪槳。直靠近船。曼華望見他船上。用柳條兒掛着活跳鮮魚。便從牕內招手道。魚來魚來。那漁婆望見曼華忙笑嘻嘻遞過一圈柳枝。上挽四尾鮮鯽魚。果然是歡迸亂跳。那曼華伸手接過的當兒。那魚兒略一拗尾。却濺了曼華一臉水珠。招得漁婆格格笑着。一面不錯眼珠的瞅着曼華。因向伯通一弩嘴兒道。姑娘。船內那位老爺子。不是鄧莊主麼。既如此。你不用給魚錢。便拿去用吧。伯通聽了。方在微笑。曼華却笑道。喲。這是甚麼道理。你最容易弄的魚。怎白送與人呢。漁婆笑道。姑娘不曉得。俺們這太湖地面的人。整年價。那不虧了鄧莊主在此坐鎮。不但是賊盜斂迹。居民們各安生業。便是他老人家的行爲。感化地方上。少出些無業游民。大家便受惠不淺咧。這點東西。還不該孝敬他老人麼。你不信。只要他老人家。吩咐出一句話來。此地人們。便是蹈湯赴火。也

沒個皺眉頭的。（伯通義行。由漁婆口中略逗出。卽爲下文能使令其衆隱匿羣俠伏線。不僅是旁面寫法也。）曼華聽了。不由望望伯通。連連點頭。因見漁婆。只管笑瞧自家。更逗他道。你這傻大嫂。快說個價兒吧。這魚兒是俺要買。難道你還白送麼。漁婆笑道。姑娘要買。俺白送。更使得誰叫你長得這麼怪俊兒的呢。（暗用我見猶憐之意。而曼華容光。由漁婆慈語中透出。妙極幻極。）一句話。招得伯通並父老等。都微微含笑。早有左右人。接過魚去。並把給那漁婆兩串錢。漁婆兒接了錢。却不便去。只管向曼華姑娘長姑娘短的兜搭。曼華是日處繁華。等閒見不到漁家婦人。因也靠着牕兒笑道。俺看你們漁戶人家。駕了支船兒。烟餐水宿。倒也十分自在。不比俺們籠兒內鳥似的。漁婆笑道。姑娘可是沒得說。俺們這樣人。說自在。也自在。一个船兒。載了一家兒。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東遊西逛。無拘無束。只要得魚買錢。便不愁吃穿。每當夏月裏。晚飯後。受用些清風明月。俺兩口兒。酣然一覺。且是寫意。若說起苦處來。也就不在小處。無論風裏雨裏。水裏泥裏。辛苦治魚。泡得人腿腳發脹。清晨起來。照着水梳頭。掬把水洗臉。再逢着寒天熱日。一家兒倭撇在艙蓬內。也真受的好體面。曼華笑道。你如

此辛苦。你不會叫你丈夫去治魚。你擎着爇用麼。漁婆道。甯提起他來。叫人恨煞。他只知賭博吃酒。涎着臉合老婆要錢。再高興時。還要坐着法兒。活擺佈人。說着一啾伯通等。低笑道。姑娘。你瞧俺這嘴。就該擗。怎當着一羣老爺子。就胡說起來。曼華聽了。嫣然一笑之間。那漁婆已扭轉身兒。長槳一搖。小船兒如飛而去。曼華拍手道。妙妙。你看他使這船兒。便如此妙相。因顧伯通道。俺生平所憾。就是不會水中本領。將來俺總要學學。伯通道。太湖漁家。水中本領最好的。都在九曲灣一帶。曼姑你要瞧瞧。咱便移船到那裏吧。說着。向隄外遙指道。只轉過右邊這筆架似的山環兒。便到。那裏離杏花村不遠。咱素性到躍鯉酒店中。烹魚吃酒。如何。曼華微笑點頭。隨伯通指勢望去。果見船右邊有三個相連小山峯兒。上面樹木青蒼中。隱隱有山家的房舍。這時船已撥棹。穿過一帶葦港。驚得許多水禽。唳亂飛。曼華大悅。便索性合伯通等。都到船頭。四下眺望。但見一片烟波。浩渺無際。一處處峯巒隱現。大有海上神山之勢。須臾轉過山環。忽聞清磬冷然。聽得曼華愕然回顧。却見離船不遠。對面雙峯插天。山趾下石脈隙裂。有如雷斧所劈。嵌空透隙。玲瓏萬狀。無數的森森石筍。都僅露尖頂。便如亂泉噴瀟。那湖

水至此。漩洄迫蹙。跳珠濺玉。爲勢已怒。僞搭着石筍叢中。陡現出一處數丈高的大洞。寬亦數丈。上面石脈橫亘。有如橋梁。那湖水至此。洶湧激激。渾如雷鳴。曼華向那巖峯望去。却見山腰樹隙間。隱露出一段紅牆。不由笑道。怎的太湖山中。還有廟宇呢。伯通道。太湖地面。方圓數百里。羣山逶迤。直通浙境。怎的沒有廟宇。這山上廟宇。便名爲雙峯寺。這個水洞。名爲天然橋。其餘的險阻之處。還有許多。這片地勢。若加以佈置。怕不似小小島國麼。正說着。船入天然橋洞。曼華但覺眼前漆黑。那一片風水吞吐之聲。便如萬鼓駭震。少時船出橋洞。豁然開朗。但見一片價港汊紛歧。回還往復。另有一番光景。喜得個曼華。拉了伯通。東指西望。兩支俊眼。正在瞠瞠不定。那船上篙工。業已呼嚶嚶口。招長風。登時放出許多身段。一面價運楫如飛。便就那縱橫汊港中。遊走起來。曼華留神細望。那所在。又似險灘。又似淹壞的水田。橫一帶斷港。豎一條絕堤。鉤帶掩映。乍望去。竟沒水道似的。那船兒。偏能曲折如意。於是曼華拍手道。怪不得這裏叫九曲灣。眞也灣灣轉轉的。把人鬧糊塗咧。伯通道。這所在。若是外人誤入。管保似鑽入螺螄角裏。休想得。出。便是往年魚躍鯉要。臍膊時。他自在杏花村。撐支渡船兒。外來客人。不

知底裏。只要上了船。那便由他擺佈咧。他單等船到灣中。便格外索取鄉導錢。客人慷慨把出。還倒罷了。若客人一有爭執。他登時便推說不識道路。一個猛子。扎下水去。由那渡船去轉磨。曼華道。如此說。他識水性了。竹通道。他不但水性精通。並且深知這一帶的山中道路。（爲下文引羣俠逃去伏線）正說着。只見灣中各處的小船兒。來往如飛。並有一班十來歲的兒童們。赤條條泅水爲戲。一時間鷺伏魚躍。又有激水相搏的。鬧得浪湧如山。曼華笑道。有趣。有趣。這所在的人。真個有水中本領。說話間。船行如飛。早望見那片杏花村。靠山臨水。疎落落一帶人家。甚是幽雅。伯高方笑指道。曼姑。你瞧那樹木掩映中。影綽綽的蠟粉牆兒。便是躍鯉的酒店。俺不踏此地。已有數年。不知他重整酒店不曾。曼華聽了。正在凝眸。前面一片蘆堤。忽聞款乃一聲。有人高唱道。

不作高官不種田。江湖浪迹自年年。興來吸盡太湖水。釣得靈鰲大海邊。

聲盡處。一支鴨嘴快船兒。如飛划來。上面那人。正是躍鯉。頭挽錐髻。穿一身油布短衣褲。赤着兩脛。足揣芒屨。一面價運篙如飛。一面笑道。好巧好巧。阿妹合老爺子。那裏逛去呀。且向俺酒店中坐坐吧。曼華見那船來勢已近。便覷一聲跳過去。不容分說。奪過

躍鯉那篙道。偏你們使船兒。就這等妙相。俺也頑一下子。說着一篙刺下。那船兒登時亂晃。累得曼華向前一撲。險些落水。躍鯉趕忙接篙。點定船。大笑道。阿妹。陸地上的本領。俺是佩服的。你若講水中營生。且來拜我作老師吧。於是伯通等都各鼓掌。便由躍鯉。迴船引路。直奔杏花村。曼華一面眺望。一面瞧躍鯉連篙之勢。幾次價還想奪篙。招得臨水人家的婦稚們。都含笑相望。須臾。船抵村岸。大家停泊下船。曼華瞧那所在。果然是進湖的要路。轉過兩條村坊。便到那杏花春的酒店。店門前一片平沙場兒。四外價都是杏林。這當兒。雖非花時。那綠葉成陰。一處處如張碧油幄一般。伯通至此。不由慨然四顧。因向躍鯉大笑道。光陰真快。你瞧咱兩人當年這片拳場。還是好端端的。你我却已老大許多了。躍鯉笑道。你老人家還說哩。當時那頓拳頭。好不結實。至今俺還記得俺爬跌的所在哩。於是大家一笑。進店落坐。早有酒保。伺候一切。躍鯉聞知船內有活跳鮮鯉。便命人取到。烹治起來。一時間鮮酒活魚。大家說說笑笑。且談且飲。好不有趣。躍鯉却笑道。明年杏花時節。阿妹不可不來。那當兒。遊人如蟻。便似小會場一般哩。曼華笑道。就是吧。多早晚。你也到俺嘉定頑頑。因顧伯通道。你老人家同去更妙。俺

那裏雖沒有這樣的真山真水。倒也有一班遊俠子弟。縉紳先生。管保合你老人家談得來哩。說話問大家暢飲歡洽。直吃至日色稍西。通伯等方才登舟返棹。又過得數日。曼華方回嘉定。從此合伯通音問不絕。那躍鯉本是個直性漢子。自這番合伯通打出交情。便真個事伯通如父。伯通亦喜其爲人。凡有甚麼排難解紛的事。自己年老倦於動作。便都命躍鯉去料理。每當春秋佳日。那躍鯉便棹一葉小舟。合伯通倘佯於湖山之間。曼華那裏大家都彼此不斷的互相存問。這其間。伯通曾一訪曼華於嘉定。老頭兒偏又古怪。只布衣草笠。跨了一頭毛驢兒。便如鄉下老一般。竟自闖然登堂。恰值曼華那裏正在賓客滿座。都詫異得甚麼似的。及由曼華述出伯通的來歷行誼。衆皆大驚。那時節寇亂雖深。北京尙未陷落。座客有談及世局的。有的扼腕長吁。有的慷慨流涕。伯通只笑而不語。及至南都變作。曼華大起鄉兵。便致書伯通。懇請來嘉定。相助爲理。那躍鯉不管好歹。未免踴躍欲試。伯通却笑道。曼華雖有高志。無奈時勢已非。且與之共事者。多色厲內荏之輩。安能有濟。俺料不出旬月。曼姑踪跡。定到此間。於是遣躍鯉自赴嘉定。並致書於曼華道。

使來。承存問良切。曼姑以一弱女子。合嘉定父老。慷慨起兵。攬城守難。此其義行。軒天地。宜足祛胡虜之馬足。然揆之天意人事。殊未敢爲曼姑賀。蓋江南旣無淨土。嘉定彈丸。自成螳臂之勢。况所與共濟者。除侯黃兩公外。其餘諸公。氣力薄。苟臨患難。一闕之局耳。竊謂汝宜暫斂鋒鏑。徐爲後圖。世多義士。必有聲氣相應者。不宜拚玉碎於一擲也。盍歸乎來。吾當驥棹待汝於太湖之濱。

當時曼華見了伯通書札。十分怙愾。但是他却意氣不衰。便留下躍鯉。依然的鑿練鄉兵。準備城守。躍鯉冷眼瞧嘉定十紳。便是侯黃兩人。也都是意氣有餘。文士談兵的脚色。於是暗向曼華重申伯通之意。曼華道。與人共患難。豈可先去。咱當竭盡氣力。再議其他。這時節。魏耕亦到嘉定。這怪物一來。曼華更加氣壯十倍。躍鯉沒法兒。只好匆匆的回報伯通。臨行之時。却向曼華道。俺來時。老爺子曾有囑咐。苟有危急。便請你速奔太湖。俺轉去報命後。卽當來此相助。曼華沉吟道。如此也好。但俺還有件事相託。俺聞財能用衆。俺刻下除散財養士外。還餘贖許多金貲。萬一事有不妙。豈非徒資敵用。你今轉去。便與俺帶將去。日後亦有用處。不提躍鯉應諾。自由水路携了金貲。匆匆轉去。

且說曼華合魏耕大戰嘉定。見事無可爲。便先期的散掉隨身的侍婢。命他們改易裝束。自尋生路。只留珠兒各跨一匹青騾。合魏耕殺出危城。後面李成棟一面擁兵入城。一面派得力兵馬。搖旗吶喊。飛也似趕來。只叫休走了謝曼華魏大炮。激得謝魏性起。兩柄劍電光似。重復殺轉。敵騎少却。兩人方合珠兒要轉轡疾趨。不想有兩個敵騎。奮勇大呼。突的趕來。弓絃響處。珠兒應聲而倒。曼華大怒。兩膝一磕青騾。正想挺劍赴敵。不好了。只聽撲哧一聲。血淋淋兩顆敵級。滾落於地。那青騾長嘶一聲。也便將曼華跌將下來。正是

急蹙窮追。勢無免理。兩敗俱傷。加遺一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魏大炮急難奔蘇城 魚躍鯉藏舟救俠女

且說曼華心痛珠兒。正要挺劍赴敵。不想聽一聲敵箭。又到正中。騾領那騾兒一陣狂躍。將曼華閃落之間。魏耕吼一聲策驢如飛。劍光起處。敵級並落。那兩騎馬長嘶一聲。馱了兩具將落未落的尸身。竟攬着珠兒等所騎的騾兒。落荒跑去。這裏魏耕急下驢。

去瞧珠兒。業已香消玉隕。於是曼華搵淚不已。只得合魏耕就道旁草土深軟處。將珠兒掩埋過。遙聽後面。還是隱隱的人喊馬嘶。魏耕便道。事不宜遲。曼姑且騎俺這驢兒。待俺步行。送你先向太湖。曼華道。豈有此理。蘇州陷落。你還是速赴那裏。倘僥天之幸。祁巡撫父子不死。你便一總兒邀他入太湖。再作區處如何。魏耕怫然道。祁家父子。怎會不死。左右過幾日。咱太湖中見吧。說罷。合曼華洒淚爲別。躍上驢背。不題兩人分手。各奔前途。如今且說那魚躍鯉。自那日別過曼華。趲轉太湖。向伯通一說那嘉定情形。並曼華志趣。老頭兒呆了半晌。却頓足道。不想曼華如此慕義。俺本遣你去邀他便來。如今事不宜遲。你便作速轉去。助他一臂之力吧。躍鯉道。俺臨來時。原合他議定轉去。但是刻下嘉定那裏。尙無北兵來攻的信息。咱且安置妥這項金贖。再去未遲。伯通聽了。只好由他。於是兩人。連日價檢點簿籍了曼華的金贖。伯通又設法爲之存貯停當。這一耽延。不打緊。那蘇州嘉定各處的警聞。業已次第傳來。躍鯉不敢怠慢。便匆匆結束。連夜起程。因這時大道中。業已潰兵絡繹。逐處大掠。躍鯉爲避麻煩。只扮作個小販模樣。背了个小小包裹。一徑的檢走小道。正在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之間。不想越

忙越出岔子。剛離太湖一日之程。經過一處鄉鎮。却劈頭遇一舊友。被兩個鄉兵反剪兩臂。一步一棍的打將來。躍鯉一問緣故。却是那友人路過此間。被鄉兵疑作歹人。躍鯉見狀。連忙替友人解說。那兩鄉兵都瞪起眼睛喝道。你這人要保他去。須見俺們團頭去。原來這時大亂。各縣鎮大半皆練團自衛。一時間也頗有勢力哩。當時躍鯉問知那團頭姓氏。且喜也是他當年把臂酣歌的酒友兒。當時躍鯉含舊友。直赴團局。偏巧那團頭因事公出。直待了一日。兩人方才晤面。一言之下。立時放掉那舊友。自不消說。那團頭却拖留躍鯉。不肯便放。一定要喝兩場子。那躍鯉當年本是酒徒。所以才開設杏花春的酒店。如今舊雨相逢。那裏禁得人家三邀兩讓。不知不覺。銜杯叙舊。又耽擱了三兩日。還虧他猛省。還有正事。便別過那團頭。匆匆上路。一路上心下着忙。只想自己口頭饑。便索性的偶落旅店。涓滴不飲。但是道路傳聞。已聽說李成棟大隊兵馬圍攻嘉定。躍鯉心下越忙。這日行抵一處荒港渡口。忽的濛濛的落起細雨。躍鯉冒雨捱過一程。四外望望。但見天低樹改。更不見個渡船兒。偏那雨勢。越來越緊。一塊塊黑雲掩翳。躍鯉且行且想。道這所在。既沒渡船。又沒避雨之所。怎生區處。正在秋鷄子似

的東張西望。只見渡口邊。蘆葦深處。忽的飛喚起一羣江燕兒。躍鯉是水道上的老行家。便知江燕喜暖。慣逐船篷。翫去一望。不由大悅。果見靠蘆岸泊着一支連船。的渡船。船頭上竹筐內。還有洗剝的數尾魚兒。正有兩支江燕。在那裏啄腥涎。一見躍鯉。唵喇聲飛去。這時雨勢又緊。躍鯉喚得兩聲。不見人答應。便不管好歹。跳上船去。一逕的鑽入頭艙。放下包裹。百忙中。濕衣纏身。十分難受。便好歹的擰擰衣襟。且坐歇息。一面暗笑道。這不知是誰家的渡船。一個人兒也沒得。竟自拋在這裏。若是俺當年慣使促狹時。怕不悄悄的給他撐走哩。思忖間。只見後艙門兒。掩得嚴實。蹙去推推。却是反扣牢的。料是無人。只得回坐原處。聽聽雨聲。業已暫住。躍鯉沒作理會。正想出艙去。覓喚船家。只聽岸邊有人啣道。老娘是那輩子沒幹好事。嫁着個顛頭死王八。放着正經事不辦。也不管風裏雨裏。先去打他那口倒頭的黃湯子。還支使人給他淘米煮魚。這不消說。是捉弄住個小媽兒。把他樂糊塗喇。你把他去賣錢也罷。自家想吃天鵝肉也罷。却怎的管起老娘來。就頭緊脚緊。你等着我的。有朝一日。咱對了景兒。我不叫你先報應個綠帽兒。才怪哩。聲盡處。船兒略晃。躍鯉悄悄從艙門縫瞅去。却是個三十來歲的

梢婆兒。髻包青帕。揸起白嫩嫩的胳膊。提着一籃淘米。業已登船。渾身衣褲。被雨淋得貼纏在身。高聳聳乳峯。圓篤篤肥臀。都隱約可辨。那梢婆。生得妖妖嬈嬈。細眉溜眼。頗有幾分姿色。正一面價置下米籃。去控那竹筐中的魚兒。一面價凹下亂望。又嘟噥道。這賊王八。這時光還不來。難道浸煞在人家酒甕裏了麼。躍鯉覘得正在好笑。恰值一陣雨後涼風兒。那梢婆一縮頸兒。道。好冷。這倒頭飯。且擱着他的。且待俺烘烘褲兒再說。躍鯉聽了。本想聲喚出艙。忽一沉吟。反索性的提了包裹。伏身榻底。原來躍鯉。性兒既好遊戲。又聽那梢婆。啣甚麼捉弄住小媽兒。覺得尷尬。想要覘個仔細。當時躍鯉。方才伏定。那梢婆。已由船舫轉向後梢須臾。取到燄騰騰的一盆柴火。便入艙中。因這時天陰發暗。便索性的點上燈燭。躍鯉在榻下。渾身濕涼。正望着這盆火兒。十分羨慕。便見那梢婆。取了一支矮櫬兒。方坐向火盆旁。却忽的望着那榻。微微的笑道。好笑。前天王阿三。在榻下裝了半响的癩皮狗。那死王八。竟自不知。今晚。那死王八。若死在酒家。俺兩個。且好在榻上翻個梢兒。俗謂運轉之意。人家都說是鑽牀底的人。一定倒運。至不濟。屁股上也要長蜂窠疥哩。榻下躍鯉。一吐舌兒。越法好笑之間。那梢婆。業已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得。俺還當是你行路客人哩。俺聽說俺當家的酒友中有個賴麻子。好說好笑。莫非就是你麼。躍鯉笑道。正是。正是。那麼過渡的婦女在那裏。你快引俺瞧瞧。梢婆笑道。你們男人家就聽不得有婦女。你且別忙。着瞧瞧。婦人先瞧瞧這物件。能值多少錢。說着。站起來。從蓬榻上掣出一柄七寶鑲鞘的寶劍。貝寒光脫匣的當兒。這裏躍鯉不由大驚。便劈手奪過。向梢婆劈面一晃。道。這的好物件。那婦人現在那裏。嚇得梢婆倒抽一口氣。便笑道。你這冒失鬼。快來瞧瞧。這個小媳婦吧。說着。由後艙反扣處。引手一按。推開艙門。躍鯉緊跟在他背後。只向內一張之間。不由便大喝一聲。一伸左手。先將梢婆揪半。那冰涼挺硬的劍鋒。早攔在他頸兒梗上。那梢婆一瞧躍鯉那張小麻臉兒。殺氣橫飛。只吓得一個整顫。趕忙去推躍鯉的右手。不想他方才忙忙穿褲。只是掖佳。沒繫腰帶。這當兒身兒一掙扭。刷一聲。褲兒脫落。妙在兩人這時光。都不暇理會。躍鯉便喝道。俺那會子聽你搗鬼話。便知你夫婦不伴好事。你是個婦人家。俺不難爲於你。你只實說你們來歷。並怎的捉弄這婦人。俺便饒你。梢婆抖着道。你不是俺當家的酒友。賴麻子麼。怎的俺們的來歷。你又不晚得了。躍鯉喝道。那個是賴麻子。後艙內困臥的婦

人便是俺妹兒。梢婆道：「如此說，俺那當家的可不該呀？你便不是賴麻子。」（句）躍鯉聽了，隨手兒一按劍勢，梢婆道：「不成功。你這個樣兒，俺便有話也說不來的。於是躍鯉放了手。那梢婆少爲定神。方指手畫腳的道：「你這個人，也不用橫着眼子催俺說。俺那個死王八，俺也恨極了他咧。這不是燈光菩薩在這裏，誰要說句瞎話，就叫他格崩聲死掉了。可有一件鹽從那裏鹹，醋從那裏酸，咱須說個有頭有腦，不然半截子上插一槓子。你聽了不糊塗麼？俺姓石，小名兒愁頭。人家都說俺短個心眼似的。其實俺也不覺得比別人傻。不過因俺小時有件事，大家都笑俺，睜着眼上人的惡當。但是俺總不服氣。後來那班笑俺的蹄子，都叫俺問得閉口無言。便是俺十五六歲時，在鄉間住。沒事時，便去放牛。鄉間放牛的男女孩兒，都歡喜搭個夥兒。爲的是拉屎撒尿，有夥伴兒替看着牛。當時俺那個夥伴兒，是個毛頭小廝，還小得俺一兩歲的光景。有一天，正當夏月，俺兩個，蹺到一片林草靜僻之處。牛兒自去啃草，俺兩個，閒得沒幹，便坐在軟草地上，拋石子頑耍。起先是光了脊梁，揲拳頭，賭輸贏。後來他出主意，是踢光腔，可巧他一下子，就輸咧。當時他褪下褲子，擡起光腔，却囑咐俺道：「你可要小心着踢。若踢

着俺襠中那老西兒。(俗謂踢物至今吾鄉猶以之戲小兒)可了不得。你別看他俺俺的若生起氣來。且是難纏。俺聽他這一說。不由蹶他襠下。果見塊肉都嚼。並有個大指似的東西。俺當時奇怪得狠。因俺襠下光滑滑。沒得那東西。如今想起來。却是笑話。那時俺如言踢罷。少時俺却輸咧。沒法兒。也只得像他那模樣。那知他却不用腳踢。只用手在俺後面。恨恨的摸索。並且越摸越溜手。只管向俺光滑滑的所在。擺佈起來。並且笑嘻嘻一把抱住俺。道。俺有老西。你這便是老東。如今老西先生。生起氣來。總須老東來消氣。才是。說着。將俺推了個仰八叉。他便壓在上面。那當兒。俺也沒覺怎的。那知後來俺向女伴兒一說。登時把他們笑的拍手打掌。都說俺短個心眼。上了人家的惡當咧。俺仔細一想。雖然被那小廝搯把了一會子。俺也沒丟皮少肉。倒把他累的汗漬漬的。俺怎的算上當呢。過得年把。俺那夥女伴兒。都一個個嫁了漢子。俺那時也悟過。那小廝搯把俺。是怎麼回事來咧。於是俺見了女伴們。便羞他道。你說俺短心眼。上人當怎的你們也一般的上人當呢。他們聽了。雖沒話答對。不知怎的。俺這個短心眼的名兒。可就出去咧。氣的俺媽。不管好歹。尋了那小廝來。數落一頓。便把俺來嫁給他。他

家中窮得要命。他又好賭博。你說俺忍飢挨凍。那裏有好氣。不知不覺。便得了個自搗鬼話的毛病。俺兩口。雖說是窮混。還可安生。那知他又忽的害邪咧。一下子。將俺輸給拐子楊鎖。那天殺的。真是拳頭大。胳膊粗。單是俺爲搗鬼話的毛病。他不知受了他多少折麼。他以渡船爲生。整年價作些傷天害理的勾當。如劫殺孤客。拐賣婦女等事。真把人恨煞。俺幾次暗耍跑掉。却又怕他捉住俺。定沒活命。有一天。俺痛哭一場。不知不覺。嘟噥心事。却被他偷聽去。俺挨他那頓打。幾乎喪命。說着。竟自哽咽起來。躍鯉忙道。你這等說話。嚙索。無怪楊鎖腿捶打你。你快說那困臥的婦人便了。梢婆道。那媳婦子。便是那會子單身至此。急匆匆的喚渡。口稱是嘉定人。要向太湖探親去的。楊鎖腿見他裝束詫異。又携有寶劍。料得不是尋常婦女。便哄他上船。只在熱茶裏下了些蒙藥。便把他困倒咧。那天殺的。有甚麼好心腸。他便去一面打酒。一面尋他的狐朋狗友。無非是想把那媳婦子。出脫在門戶中罷了。躍鯉聽了。忙問道。那婦人既受蒙藥。你可有解藥麼。梢婆道。解藥却有。不知那大殺的帶去不曾。說着。蹩近躍鯉身邊。跪上榻去。一睡肚兒。向船板。舉手便掏。這裏躍鯉正斜坐榻頭。偶然眼光一低。只見他白馥馥。

一個肚兒。趁着光溜溜的下體。業已供到眼前。於是嘆味一笑。別轉頭去。便道。你且緊好褲兒。那梢婆猛悟。啣了一聲。趕忙一縮身。去提那褲。只聽岸上有人罵道。你這個防家老婆。又自家搗鬼話。等我索性連你都出脫了。梢婆聽了。咕咚聲。跌落楊下。只道得一個楊字。這裏躍鯉。向牕外一張。忙反手背劍。貓兒似的伏向艙門。正是。

江湖風波。險遭毒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奔太湖曼華託迹 探南京躍鯉微行

且說魚躍鯉。忙向外張。只見一個惡眉兇眼的梢公。滿臉上酒氣薰薰。大踏步直奔船頭。一見那魚合米籃。便罵道。你瞧這老婆。只顧了自己搗鬼話。船頭上便丟得橫七豎八。說着。跳上船。方背着臉子。想撥魚筐。這裏躍鯉。料是楊鍊腿。便放輕脚步。蹭到他背後。可笑那楊鍊腿。略聞走動。還只當是梢婆。正在低頭亂罵之間。這裏躍鯉。一挺劍鋒。照準他後尻上。便是一下。說也湊巧。不偏不倚。正戳入他穀道中。可憐這小子。哼都沒哼。疼的他向前一躡。已到船舷。躍鯉趕去一脚。撲通聲。惡人落水。艙內梢婆。看得分明。

只嚇的他搶出艙來。就要投河。却被躍鯉一把拖住道。你不要害怕。這是他作惡的報應。難道你還沒受夠折磨麼。你快去尋找解藥。救醒那婦人。俺還有用你處哩。那梢婆聽了。定神半晌。那裏還敢噉索說話。便毛貼貼的。合躍鯉進得艙來。從蓬榻內。摸出一個小小布包兒。那梢婆一面解包。一面道。還好。他這藥包兒。有在這裏。只是裏面左一包右一包的。俺也不曉得他收弄的是些甚麼藥。你自家去尋解藥吧。躍鯉仔細一瞧裏面。果有三四樣小紙包兒。上面都寫着藥名。除蒙藥解藥之外。一包兒寫着春不老三字。那藥丸有粟米大小。紅如丹砂。芳香透腦。藥名下註着一行小字道。此藥一粒。男可御十女。女可御十男。冷水可解。一包兒却是五色丸兒。其大如豆。上寫易容丸。撮起嗅嗅。却沒氣味。躍鯉暗想道。可見這楊鍤腿。作惡多端。這些古怪藥物。定是他捉弄人的。於是忙忙取了蒙藥的解藥。隨手兒包起各藥。揣入懷中。便命梢婆。搯過一杯冷水。兩人進得後艙。由梢婆端正了困臥婦人的面孔。這裏躍鯉。另用一杯子。調好解藥。含起一口水。先向他面上一噴。那婦人呵哨一聲。牙關立啓。躍鯉趁勢。灌下藥去。方喚得兩聲曼姑醒來。只聽得他肚內咕嘟嘟一陣山響。雙眸一張。不由大駭。只是藥力方解。

尙且言語不得。躍鯉知他神志未定，便搖手命他莫動，却草草一述自己赴援嘉定之意，並將方才巧遇此舟，因寶劍知他被困，合殺掉楊銜腿之事，說了一遍。諸公聽到這裏，自然曉得那婦人是大開嘉定的謝曼華。但是那梢婆那裏曉得當時聽躍鯉一番話，料得他兩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脚色，不由的從新抖戰起來。躍鯉笑道：「俺叫你莫怕，你就莫怕。咱兩個且去整治晚飯，俺還要借你這船轉赴太湖哩。」於是兩人出來，由曼華且自靜神。這當兒，梢婆兒是百依百隨，船頭上魚米現成，兩人便撮向後梢，炊爨起來。那梢婆一面燒柴，一面落淚。躍鯉也不理他，因惦念曼華，蹇便向後艙牕邊聽聽動靜，却聽得梢婆又自家搗鬼道：「如今你這死王八（指楊銜腿）自作自受，一下子碰到岔兒上，挺着腿子去咧，却弄得老娘沒着沒落，你也不是俺鬚髻夫妻，俺少不得再串一家門兒（謂再嫁也），只是總算起來，才夠三家，怎的俺算命打卦的，說是應該走四家子呢？難道那偷偷摸摸的王阿三，還算數兒麼？（再漾餘趣，卽作收束。）」招得躍鯉十分好笑，須臾飯熟，兩人端入艙中。那曼華已神氣復常，躍鯉索性命梢婆一同用飯。於是曼華一壁吃，一壁將怎的大戰嘉定，怎的逃出重圍，怎的被追騎射殺珠

兒並青驪。怎的合魏耕岔路分手。自己纔單身至此。一席話。不打緊。嚇得個梢婆。順勢一溜。早又崩角在地。躍鯉拍膝道。不意嘉定失陷。如此之速。老爺子（指伯通）早就料到這裏。如今且喜巧遇。咱便速赴太湖。再作區處吧。因向梢婆道。咱們速速用飯。少時俺還用你哩。梢婆聽了。一瞧躍鯉的小麻臉。扭頭一笑。也沒言語。不多時。飯罷。由梢婆歛具而出。却又自家啣唸道。這光景。王阿三算不得數兒咧。（絕倒）這時躍鯉只顧聽曼華說魏耕奔赴蘇州。急難祁公父子之事。也顧不得笑他。少時。躍鯉交過那柄寶劍。便笑道。若非那憨婆子叫俺瞧這柄劍。俺還想不到阿妹被困哩。如今咱便連夜回頭。阿妹且自歇息去吧。於是曼華起入後艙。這裏躍鯉沉吟一回。急欲開船。却不見梢婆到來。頃耳聽聽。後梢上却隱聞浪浪的盆水響動。以爲他是洗濯飯具。因喚道。船婆兒。快着些呀。還沒完事麼。便聞梢婆笑應道。就來就來。你就是急等着用。用得俺手兒到了。不然。髓髓髒髒。怪不好的。躍鯉聽了。也不曉得他胡喚的是甚麼。正在起身。徐踱背着臉兒。頃耳聽聽。河風漸起。忽聽背後梢婆低笑道。你說快着些。咱就在楊沿上頑頑吧。躍鯉回望。不由大詫。只見他廠披衫兒。提著褲兒。一支手裏。還拿着塊舊布。

頭却咬着唇兒。向後艙一弩嘴道。人家小男婦女的在裏面。咱這裏牽巴巴。近近的你。可要安靜點頑呀。說着。一瞟眼兒。笑嘻嘻竟就那榻。躍鯉猛悟。不由又氣又笑。也只得低聲道。你這憨婆子。可有人樣。那個叫你這麼着呀。梢婆一怔道。奇咧。你那會子。不是說要用我麼。如今人家費手費水。洗搽停當。你又不（句）（絕倒）躍鯉低喝道。你還胡說。於是匆匆數語。梢婆聽了。這才怔怔的逡巡出艙。一面價結束衣服。一面整理維楫。却有自語道。這不須說咧。只好確命去跑這躑。回頭合王阿三搭夥計吧。不提躍鯉幫了那梢婆。連夜開船。直奔太湖。且說鄧伯通。自打發躍鯉去後。因時方大亂。便連日價招集太湖之衆。興辦自衛等事。怕的是土寇侵入。這日方在宅中。料理一切。忽人報躍鯉合曼華到來。伯通聽了。便料得嘉定不妙。却又怪躍鯉回頭之速。須臾。躍鯉曼華一同趲入。大家廝兒過。曼華躍鯉各述一切情形。伯通慨然道。時勢所在。難以人力相爭。如今且喜曼姑無恙。只好徐作良圖罷了。便是你說的那魏耕先生。合祁六公子。俺亦久聞其名。端的是俠義之士。俺料魏耕這躑赴蘇急難。能尋着祁六公子。同到此間。便爲不惡。那祁公是何等樣人。蘇城如危。他焉有苟生之理。於是曼華又一述自己。

合魏耕計議定。欲向南京舉行大事之意。伯通沉吟道。此事非易。且須徐俟機會。如今某王雄據南京不久。防備甚嚴。況且他手下有兩個著名力士。甚是了得。一個名札達罕。生得赤髮獠鬚。形容甚怪。手搏劍術。捷疾如風。一個名木爾略。若論相貌。却生得白皙長姣。如婦人一般。其人勇力絕倫。能自握其髮。懸身空中。溺於地。深可尺餘。並能超越重樓傑閣。挽強命中。矢無虛發。某王左右。有此兩士。又當銳氣方盛。戒備甚嚴。所以俺料一時間不可冒昧。躍鯉聽了。方在沉吟。曼華已蛾眉一挑。道。照你老人家這等說來。咱便由那兇王。苦害咱江南不成。諒那兩個滿洲臭男人。（指札達罕等）有甚能爲。伯通笑道。話不是這等講。凡舉事須策萬全。不然。打草驚蛇。反爲不妙。俺的意思是。稍待時日。那某王。雖兇如獠龍。一定也有性嗜。可探咱先探明他的嗜好。方能設法作計。如今俺意中。還有一異人。現方避亂某山中。將來咱舉大事。非請教此人不可哩。曼華喜道。此人現在那裏。咱何不就去尋他。伯通大笑道。尋他談何容易。今且慢題舉事。你且靜靜神兒。是正經。你若早聽俺的話。早來此間。不省得嘉定一場廝殺麼。曼華一撇小嘴道。誰都像你老人家似的。肚兒內既有個老八卦。又有個老牛筋的性兒。俺如

今該瞞怨您才對您若肯赴嘉定幫俺的忙咱殺掉李成棟也說不定您這會子還說哩說着眼圈兒一紅道可惜俺那珠兒合青騾都死掉這不該瞞怨你老人家麼（旋旖兒女態如畫寫來恰合曼華）伯通笑道呵晴這又是我的不是咧於是便命置酒與曼華接風伯通又說起近來南京某王兇暴之狀並因薙髮令嚴被殺者之多氣得個曼華紅郁郁的臉兒只顧拿酒煞氣不由又問起那異人現在那裏伯通只笑而不語不提這裏曼華寄身鄧莊日夜價盼望魏耕的消息如今且說魏耕自用天弧陣法退却追兵趕上祁六公子等忙忙的直奔太湖一路所遇某王分遣徇掠各縣的兵馬甚多大概都是車載金貲船裝子女所經之處哭聲遍野這番光景瞧在魏耕等眼裏那一番義憤填膺自不消說三個人更不暇更換衣裳只檢那荒僻小道日夜兼行這其間只苦了陸香偶逢落店因爲避人耳目只好由魏耕等自去作客人他便猴在街頭巷尾上還須裂開嗓子討化偷瞅着魏耕等起行他方慢慢趨去饒是如此有一次還險些失事便是陸香一日正在討化恰好有個小乞兒尾隨在後面見陸香荆筐中食物多他便哥長哥短的討要也是陸香失於思忖竟抓些食物把與他這一來招

得坊衆都詫異道。這人好不呆氣。他自己討要來。却又捨給人。陸香一聽。猛悟少露破綻。剛想跑去之間。不想唵一聲。又跑上三四個小乞兒。不容分說。都向荆筐中。伸起手來。陸香大駭。掄起一支手。正在抵禦不迭。眼睜睜的筐上面食物絮草。都已掀翻。那下面破麻布包的。祁公頭顱。就要露出。虧得有坊衆們。將那班小乞兒。喝開。這時六公子痛父心切。形容憔悴。不須裝作。居然是個寒酸貧士的模樣。更難得的是魏耕。一路上竟自涓滴不飲。這日三人。行近太湖。那魏耕往日遊踪。曾到過太湖。見了那番山水風景。還不爲奇。惟有六公子主僕。乍臨勝地。恍逢異境。無奈各有心事在懷。大家也不暇賞玩。既入靈巖山口。魏耕便道。俺往年曾遊此地。記得距山口不遠。有片杏花春的酒店。如今公子等。且向店中。沽飲歇息。容俺去先尋曼華。通知消息如何。於是三人。行抵酒店。恰好躍鯉。沒在店中。衆酒保見這三位客。不倫不類。也不敢深問來歷。這時魏耕奔走得渾身行塵。如土地爺一般。短髯亂髮。揉搓得渾如鬼怪。他且都不暇理會。先要了一壺酒。咕嘟啣飲了一半。然後倒入鹽槽。那鹽雙耳立簪。俯仰大鳴。這裏魏耕却向酒保問知赴鄧莊的道路。望得衆酒保。正在錯愕相顧。魏耕已拉了驢子。超乘而去。不

題這裏六公子。對了案上刺筐兒。合陸香相祝淚下。且說這日曼華正合伯通相對問談。說起魚躍鯉潛探南京之事。原來躍鯉爲人。交遊甚多。便下至屠沽無賴之輩。他也有個小認識。這當兒某王既駐南京。旗下健兒等。恣爲不法。正用的着當地無賴。作個鄉導。所以躍鯉所認識的人中。狠有兩個。能接近滿洲人的。因此躍鯉想由相識人口中。探探某王的情形。再作區處理。當時伯通笑道。躍鯉此去。先探探兇王情形。也未爲不可。但是將來。咱若舉大事。還須請教俺意中那個異人哩。曼華聽了。連忙根問。伯通却又笑而不語。正這當兒。忽聞宅門外。一陣喧鬧。夾着驢聲大鳴。曼華頃耳。正在嫣然一笑。貼將起事。便見一個僕人。氣急敗壞的入報道。如今宅門外。有個跨驢帶劍的醜漢。滿口內要尋謝姑娘。小人們問他姓氏來歷。他又不肯說。反捻起拳頭。大嚷大跳。曼華喜顧伯通道。如此說。魏先生到咧。伯通大悅。方合曼華趨出廳房。只見又有兩個僕人。岔息入報道。不好了。那醜漢跨着驢子。闖將來了。一言未盡。但聞驢鳴話耳。並有人哈哈大笑。一時聞聲震院宇。便如龍吟虎嘯一般。（寫魏耕狂態。紙上岌岌震動）

伯通望去。不由如飛趨上。正是。

狂士到門。英雄倒屣。會聚羣英。劍花颺起。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對湖水公子傷懷 會鄧莊羣英聚首

且說鄧伯通。雖久聞魏耕的大名。却不會親接丰彩。今見個灰朴朴的醜漢。跨着驢子。一面狂笑。一面逕從二門外直闖進來。後面擁了許多莊漢。都詫異得張口結舌。伯通正要疾趨下階。那曼華已緊走兩步上前去。帶住驢子。這時魏耕只顧了望着曼華。合伯通手舞足蹈。不提防那驢兒。經曼華猛的一帶。一個劣蹶。竟將魏耕跌落階下。妙在魏耕更不爬起。只端相伯通。連連點頭。這時曼華只笑得彎倒纖腰。撒却驢子。伯通急趨下階。正要舉手相扶。不想魏耕却仰起臉子。向曼華道。這個老頭兒。想是你說的老英雄鄧伯通了。曼華正在笑酣。一張小嘴。急切間合不攏來。只略一點頭之間。地下魏耕業已趁勢抱住伯通一條腿子。仰起臉兒。荷荷兩聲。竟自納頭便拜。慌得伯通急待還禮。也忘却腿子被人抱牢。只彎腰向下一跪。却嘆道。跌在魏耕身上。可巧那驢兒也會湊趣。竟聳起鼻兒。來嗅魏耕的腮頰。原來魏耕慣得那驢兒。逞頭上臉。因為魏耕

每當下驢後。定要摩撫他這位老友。（指驢子）慰其勞苦。那驢兒習以爲常。今見魏耕半晌間沒去理他。所以他要來溫煦溫煦主人。當時伯通正合魏耕兩頭相觸。百忙中互相拉挽。忽見個大長的毛臉。也竟湊將來。伯通驚笑。連忙掙起。那魏耕却一伸手。抱住驢頸子。嚙一聲跳起來。却指着曼華。似笑非笑。定了一霎兒。方說道。如今祁六公子與陸香。合俺同來。咱還是先細談談。先去尋他們呢。一句話沒頭沒腦。招得曼華倒止住笑。於是由僕人等帶過驢子。伯通肅客進廳。賓主重復施禮。那曼華不暇他語。先忙問魏耕奔赴蘇州的情形。魏耕一聽。登時目張鬚奮。大嘴一裂。幾乎痛哭出來。於是滔滔汨汨。將祁公殉節。六公子被擒。遇救。又怎的大家設計偷頭。又怎的邀同六公子等。暫投這裏等事。細述一遍。聽得個伯通讚歎不絕。那曼華一張俏臉兒。也氣得時紅時白。聽到祁公頭顱業已携到。方啞了一聲。俊眼內兩眶熱淚。正在水零零的亂轉。只見魏耕四下一望。道。珠兒那妮子。可惜死掉。你一人到此。想有多日了。曼華一聽。趁勢兒珠淚雙拋。便將自己巧遇躍鯉。並躍鯉現赴南京等事。說了一遍。於是伯通笑道。如今重客來臨。俺當遣騎親去迎迓。你兩個且自慢談吧。曼華笑道。你老人家不須勞動。只

俺合魏先生。悄沒聲的去接他們來。就得咧。咱山中。雖說是不須防人的。耳目但是村民等。人多嘴雜。倘傳說出祁六公子的踪跡。反爲不妙。因顧魏耕道。便是魏先生居此的踪跡。也須嚴密。咱方能徐圖大事哩。魏耕搔首道。依你依你。俺只悶在屋兒內。學新媳婦何如。伯通聽曼華之言。甚是有理。便一迭聲的命備四騎馬。請魏耕合曼華同去。那知曼華近來。悶來時頗習舟楫消遣。當時微笑。便同魏耕。匆匆起出。不提這裏伯通一面命整備筵席。一面摒擋跨院。專待重客。且說那六公子合陸香。在酒店內。兩人臨牕面湖。據了一處乾淨座兒。只要一壺苦茗。彼此價眼淚汪汪。瞧着湖水。你咳我歎。有時取壺斟茶。却嘩嘩的倒了一棹子。那陸香蓬頭垢面。小模樣兒。本已夠瞧。偏又毛牯牯的。不時瞅那荆筐。就仿佛餓得心慌一般。偏這當兒。有個不開眼的酒保。在一旁瞧着。暗自怙懣道。你別瞧這兩人衣冠不驚人。方才去的那騎驢老客。既打聽鄧莊。鄧爺就許有個來頭兒。焉知他們不是富戶大家。避亂入山。特的裝這窮形兒呢。這棒賣買。不可失掉了。於是哈着腰兒。趑趄案前。先搭趁着搽搽茶水。然後笑道。你們二位。再來壺熱茶吧。若覺着餓。咱就先找補點兒。俺這裏酒有蓮花白。竹葉青。家常小吃兒。

一概俱全。你老得意甚麼。儘管分咐。那陸香聽了。惟恐酒保手近荆筐。正忙搖頭兒。仰起小鬼似的土臉兒。向酒保嘴牙一笑。這裏六公子。却瞪起眼睛。礮的一拳。砑在案上。大喝道。那個要酒。這一聲。不打緊。只震得旁座上的空壺空碗。噏的一聲。（閒中着色。異樣精彩。）嚇得酒保。趕忙陪笑退下的當兒。那六公子。目注滔滔湖水。長歎一聲。竟自淚如雨下。忽的兩臂一張。作個開弓式子。拍一聲雙拳拄膝。又復點頭微笑。這一來。鬧得那伶俐酒保。只好趨着脚子。躲得遠遠的發怔。原來六公子。對此茫茫。既有一片殘山賸水之感。又因祁公的事體稍畢。不由又掛念起轉赴山陰的商夫人來。不知一路上。是否平安。更不知余騰蛟。現在那裏。倘若在山陰。還倒罷了。倘抵家後。料理少畢。便回蘇州。豈不將他急急痛煞。正在想的沒頭沒腦。忽聞店旁。有村婦喚孩兒道。阿大呀。你只顧在外邊胡踢跳。却把老娘。拋在家理。倘來個馬狐子。（俗謂狼也。）背了你娘去。你還不曉得哩。如今中飯都熟。快來攬搥吧。幾句話。不打緊。不但直鑽入六公子心坎中。越法的感慨有加。便連那陸香的眼淚。也有黃豆大小。直滾下來。原來他這時。一片心魂。早已飛越到寒山塢左右。感觸之下。不由暗自發誓道。俺此後事體少畢。定

當歸依老母。（爲後文陸香孝母伏線。）當時兩人淚眼相看。那陸香又搭着奔走疲倦。索性兒伏首於案。這裏六公子。惦念商夫人。又憶騰蛟。正在出神。忽聽衆酒保一陣喧笑。都各翹首牕外。有的更拍手道。好一齣蕩湖船。只就是配角兒不趁搭。六公子隨衆望去。只見一支小船兒。沖風破浪。顛顛簸簸。船頭上是一個農家媳婦子。生得明眸皓齒。風神婀娜。擡起兩條玉臂。正丟弄那根苦竹篙。雖是身手兒十分伶俐。然而那船却越撐越晃。一陣價歪側低昂。鬧得那媳婦一個俏身兒。前仰後合。便如騎驢醉漢一般。船尾上有個漢子。背面搖櫓。那神情兒。越法可笑。戴一頂丟秀秀的漁婆帽。披一件緊巴巴的細草蓑衣。撐起胳膊。撇起屁股。便似支笨狗熊一般。儘力子在那裏亂推亂搖。却妙在合那媳婦子。各幹各的。這一來。船兒越晃。一個欹側斜溜勢。颼一聲溜出箭把遠。船頭一沉。恰好一個浪花打將來。這裏衆酒保。齊叫不好。連六公子也吃一驚之間。只聽那漢。哐的一聲。儘力跳身。一壓那櫓。那船兒。經此一搬。好歹的少穩溜勢。滴溜溜一打旋兒。這才向酒店方向。直刷過來。這時六公子。望得分明。只見那媳婦汗珠淫淫。喘笑未已。也不待船靠岸穩。便拍的聲。一拋竹篙。方星眸一轉。注向牕內。恰好陸

香聞。也。臨。聽。來。啾。那。媳。婦。望。見。登。時。使。嬌。然。道。陸。君。別。來。無。恙。俺。謝。曼。華。特。地。來。接。公。子。便。請。速。速。下。船。吧。說。着。一。片。神。光。竟。向。六。公。子。籠。罩。過。來。六。公。子。知。是。曼。華。正。暗。歎。名。下。無。虛。只。見。船。尾。那。漢。子。猛。一。轉。身。先。揪。下。那。漁。婆。帽。拋。向。曼。華。頭。頂。然。後。胡。亂。脫。下。蓑。衣。却。向。曼。華。笑。道。你。這。使。船。的。本。領。俺。委。實。不。敢。奉。承。說。着。一。躍。上。岸。六。公。子。仔。細。一。着。却。是。魏。耕。原。來。曼。華。自。習。玩。舟。楫。以。來。便。製。了。件。可。身。的。細。蓑。衣。並。那。漁。婆。帽。兒。當。兩。人。來。接。六。公。子。時。爲。的。是。掩。人。眼。目。所。以。自。己。作。農。婦。裝。束。却。將。蓑。帽。與。魏。耕。扎。括。起。來。當。時。曼。華。望。見。六。公。子。英。姣。之。概。也。自。暗。暗。稱。奇。便。掖。蓑。整。帽。從。新。拾。起。那。竹。篙。來。慙。慙。的。凝。眸。而。待。須。臾。便。見。陸。香。當。頭。魏。耕。在。後。中。間。夾。着。六。公。子。恭。敬。敬。挽。定。荆。筐。由。店。門。慢。步。而。出。六。公。子。那。番。戚。慘。顏。色。早。已。招。得。曼。華。蘊。淚。滿。眶。只。搭。趁。着。理。理。鬢。角。之。間。陸。香。等。已。次。第。登。舟。彼。此。間。相。視。頷。首。更。不。答。話。這。次。是。陸。香。握。櫓。曼。華。弄。篙。不。題。一。帆。穩。快。直。奔。鄧。莊。且。說。六。公。子。見。這。片。太。湖。地。勢。山。明。水。秀。大。有。千。巖。兢。秀。萬。壑。爭。流。之。概。差。不。多。似。到。故。鄉。山。陰。道。上。使。是。尋。常。人。也。要。觸。景。增。愁。何。况。他。憂。患。餘。生。一。肚。皮。國。仇。家。恨。再。望。到。曼。華。婷婷。嫋。嫋。分。明。是。個。好。女。兒。那。裏。像。從。千。

軍萬馬中殺出來的脚色。不想巾幗中。有此奇女。如此看來。將來大事。定有可圖。想到這裏。不由又氣壯神旺。正在注視曼華之間。恰好曼華眼光亦到。彼此價格一凝眸。說也奇怪。拿公子這樣磊落性格。竟會低下頭去。曼華却笑道。公子坐穩。待俺連撐兩篙。便到鄧莊了。說着。扭身作勢。船行如飛。恰好湖風颳起。吹得曼華衣帶飄舞。恍然疑仙。不消頃刻。早望見一片青鬱鬱的山莊。正當那靈宕山中峯之下。端的是片藏龍臥虎的好所在。須臾。船行抵岸。早有伯通所遣的莊客三四人。在此伺候。這時陸香先已挽起荆筐。六公子一陣傷感。又復潸然淚下。於是魏耕當頭。一行人逡巡下船。自有莊客等。接過船去。蹙過里把地。方轉過一帶平莎細徑。只見魏耕。一面走。一面向前招手。六公子逡巡望去。早見前面疎林影裏。轉出一位體態昂藏的老頭兒。布服條然。趨走有龍虎之勢。後跟兩個垂髮短童。一面望着荆筐。連連太息。一面老眸閃閃。注定自己。大拟步竟自迎來。這裏六公子。料是伯通。緊走兩步。正要去問魏耕。不想魏耕忽的一閃。那老頭兒已到面前。這裏公子忙要長揖。只一並臂。早被他單手捉牢。却又一拍公子肩頭。滿面感慨之色。大笑道。倅會倅會。六公子人中騏驎。暫屈駿足。端的歎煞俺鄧伯

通哩。公子聽了。正在謙遜。只見曼華蓮步如飛。從後趕來。不容分說。便忍笑竟攀伯通之手。道：你老人家糊裏糊塗。鬧的是甚麼。那個是六公子。這是他僕人陸香。因顧陸香道：此人才是六公子哩。陸香聽了。正在莫名其妙。那伯通已笑道：俺這雙老眼。還不會花。俺說句不怕陸君見怪的話。陸君雖然英俊。恐還沒這等天人眉宇。老夫雖伏處窮山。難道連山陰祁六都不能暗中摸索而得麼。（寫伯通傾倒之極。正是襯寫公子。）曼華笑道：就是吧。你老人家這一下子。算是摸索着咧。但是人家遠客來臨。你老人家只管捉住人家兩支胳膊。這算是甚麼禮數呢。一句話。招得伯通背後短童。都抿嘴而笑。伯道這才放手。轉身前導。六公子一路留神。只見街坊廣闊。莊門巖峻。曲折良久。行抵一處高大宅舍。正有三四個青衣健僕。垂手侍立。望見伯通等。即便旋踵。於是伯通肅客入門。這時陸香却好生不得主意。因爲荆筐內。係祁公的頭顱。若竟自闖然直入。未免有些太不客氣。正在公子背後逡巡的當兒。虧得魏耕忽然反身向他招手。不題陸香隨魏耕匆匆去。且說六公子。隨伯通直入廳事。那伯通方要遜客就坐。六公子却愀然道：班孫憂患餘生。幸託旃幪。煢煢在疚。何敢廁賓客之列。幸吾丈視同猶子。則

爲幸多矣。說罷撲翻身納頭便拜。慌得伯通還叩不迭。一面道：尊公節行合公子義聲。三吳部民望之如景星慶雲。老夫雖伏處岩野。猶是尊公部民之一。但恨未能執戈馬前。爲尊公殺賊耳。今公子這等說。却不折煞老夫。說罷連連攙挽。那知六公子涕泗被面。哽不能語。一面憤長跪不起。一面價連連回顧。這一來鬧得伯通竟自摸頭不着。還是曼華心思來的快。便趨進幫着伯通攙挽公子。一面道：公子快些請起。絞話。那陸香君已在跨院中安置荆筐去咧。一言方盡。只見伯通使勤子攙起公子。却又連連頓足。正是。

巋然衰經。望門投趾。燕筑吳簫。情何能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談翼人悶煞魏大炮 訪博徒巧遇張花嘴

且說伯通聽曼華語罷。忙攙起公子頓足道：你看俺好生背晦。如今尊公忠魂已妥奉在跨院中。容俺拜謁過。咱再敘禮款談。才是正說着。恰好有值應跨院的僕人前來相請。六公子連忙遜謝。伯通那裏肯聽。於是大家。楚人跨院。只見五間正室中。業已高供。

靈几。香燭輝煌。一切都備。正中是一具錫函。外套檀木匣兒。內中便是卹公的頭顱。這都是伯通命人倉猝準備的。當時伯通望見錫函。不由顏色戚然。老淚浪浪。連忙恭敬。熬過香。合曼華次第肅拜。這時六公子早已趨就主位。匍匐痛倒。雖不便放聲大哭。却已哽咽得淚人一般。那陸香性格本帶些娘兒腔調。這當兒驚定思痛。又因那會子想起老娘。便借事爲由的。遠遠的跪在公子腳後。只用雙手一俺面。登時間抽抽達達。宛轉不已。他那副模樣兒。仍是蓬頭垢面。又搭着淚痕淹漬。大把價鼻涕頻揮。招得曼華正在怔怔的瞧着他。忽聽耳畔儼似殷雷悶轉。又如怒貓將搏。喉中作響。一回頭。却是魏耕。正交攖雙腳倚在自己背後柱兒上。時或握拳時或伸掌。又一面目注錫函。將身兒連連搖擺。便如獅子蹭痒一般。一張醜臉子。也不知是噴是痛。蝟鬚磔起。却只管亂咕白眼。望見曼華。忽的嘴角一笑。這一來。嚇得曼華一哆嗦的當兒。說時遲。那時快。但見魏耕大嘴一裂。哇的一聲。就要盡情大痛。虧得曼華眼明手快。忙跑去掩住他嘴。那魏耕情不得伸。只急得將頭亂搖。這一來。倒將伯通的悲懷。鬧回去咧。於是扶起六公子。大家仍趲回正院廳事。這才賓主施禮落坐。那陸香叩見伯通。喜得伯通連忙拉

扶道。陸君自是我輩人。千萬不要拘拘形迹。且落坐講話吧。陸香還待逡巡。當不得被魏耕拖就末座。少時。僕人獻上茶來。六公子便滔滔汨汨。一述自己的遭際。並遠來相投之意。伯通道。公子遭際。偕諸位並辱臨之意。那會子魏先生先到敝舍。俺已都知。但是機事不密。則害成。咱大家且徐俟機會。當俟魚躍鯉由。南京轉來。再從長計議。如今公子且安心暫住。不是老夫說句狂話。這所在。雖非桃源。亦堪避世哩。公子聽了。正在稱謝。曼華却嗤的一笑道。你老人家。真是老牛拉笨車。有個穩當勁兒。若依俺的性兒。咱有這些人。冷不妨的。跑入南京。還宰不掉個大頭子不成。因向公子道。公子你若不耐煩。咱兩個便打扮打扮。馬上去混人南京。試一下子如何。魏耕聽了。只手摩肚皮。長長的出了一口氣。於是公子向曼華拱手。又細問大戰嘉定的情形。曼華述罷。却咬着唇兒。恨道。可惜俺當時所與共事的。除魏耕先生外。都是些文謏謏的脚色。若得半個公子這樣的人。俺謝曼華。也不致輸與李辰棟了。大家聽了。正在含笑點頭。伯通一望陸香。却拍手道。曼姑。俺如今上了年紀。顛顛倒倒。怎的。你也不提佈俺一聲。快請公子等從容更衣。然後款談。一句話。提醒衆人。大家相看。不由好笑。曼華先掀下漁婆帽。一

面價撕掠。囊衣跑入內院。這裏伯通也便命魏耕引公子等自入跨院。吏衣好在伯通豪富所需衣裝。無不嗟咄立辦。常晚開筵。又請得山中三五素心父老。一時間廣廳筵開。華燈畢張。由伯通依次價遜客就座。這常兒衆父老的蒼顏皓首。趁着魏耕的怪模怪樣。再望到六公子合曼華。一個如玉樹臨風。一個如驚鴻入座。於雍容華貴之中。另有一番磊落英多之氣。少時陸香來待立公子背後。既更衣裝。自又是一番氣象。衆父老見了。無不暗暗稱奇。酒過三巡。陸香方悄悄退出。自就跨院。次日伯通又準備了白衣冠。向祁公靈前祭奠一番。然後擇地。暫爲浮屠。又連日價邀公子遍遊湖中。只是公子對景傷懷。頗爲悶悶。虧得曼華十分仗率。有時節偕同公子散步。有時節講論武功。更往往邀同魏耕。向杏花春酒店內小坐一回。問起躍鯉來。却還不曾撻轉。那魏耕更急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聽得曼華說伯通意中有一異人。他登時心頭悶了個大疙疸。便沒早沒晚的。慇懃曼華去問伯通。不想伯通偏不肯說。只說待躍鯉。返回再講。這一來。鬧得魏耕每日總要向杏花春跑兩次。一日大家相聚款談。伯通語勢將畢。曼華忽見魏耕向自己亂飛眼色。於是心知其意。便笑向伯通道。你老人家意中那位異人。

只管寶貝似的。撇在肚兒中作甚麼。單是魏先生差不多都要急壞。您何妨先說出他來。叫大家暢快暢快呢。伯通笑道。此時不必忙。將來咱用他時。再說不遲。如今魚躍鯉去探情形。還沒轉來。咱何必先說他呢。曼華聽了。忽然眼珠一轉。便伯手道。罷罷。你老人家別誑人頑咧。依我看。您意中那位異人。巧咧。就是你老人家。如今咱江南地面。除了你老人家。那裏有甚麼異人。公子等聽了。都各點頭聳望。那魏耕業已搖頭晃腦。鼓掌大笑道。不錯不錯。還是曼姑所見不差。這些日。却叫俺心頭白悶了個大疙疸。這是那裏說起。伯通大笑道。豈有此理。俺這老朽。那裏配稱異人。諸位不要忙。只待躍鯉轉來。俺自然說個分曉。曼華等聽了。那裏肯信。正一齊注視伯通。彼此歡笑之間。忽僕人入報。躍鯉到來。大家聽了。這才止住歡笑。須臾。躍鯉入來。由伯通指引。合六公子並陸香。彼此廝見過。然後慢慢一述赴南京窺探的情形。原來躍鯉自赴南京。便僑裝作個小販模樣。提了一支竹籃兒。裏面雜盛着諸般食物。無非是瓜子落花生。並新鮮菓品糖餅之類。他知得滿洲兵營規不嚴。兵士們隨意價歌呼遊行。亂買食物。爲的是可以接近他們。探聽消息。既混入南京。便寓在一所小店中。連日價上街遊走。只見兵火之

後百業蕭條。除了滿街上躍馬健兒。橫冲直撞外。便是新添了一種剃頭的匠人。一個個鮮衣闊綽。挺胸腆肚。挑担竿兒上。繫着塊長方黃布。上寫奉旨剃頭四字。彼此相逢。必要互按那竿上的彈簧。嗆喂一聲。說到這裏。作者忽想起兒時一段笑談。便是作者入塾讀書時。每見先生喚用剃頭匠。便吩咐館童道。你去將某待詔叫來。作者那時聽了不懂。便問先生道。這待詔兩字。莫非便是剃頭匠的雅號麼。或者還有別的解說呢。先生嗔道。你這孩子。專好刨根問底。剃頭的。又叫待詔。向來如此。還有甚麼解說呢。使是有解說。待者等也。詔者叫也。他等人叫他來剃頭就是了。作者聽了。也便信以爲真。不想後來却遇着一位老先生。告訴作者道。當有清國初時。剃頭匠。都加以待詔官銜。所以呼爲待詔。那挑担竿兒。是專掛聖旨的。不過後來制度寢失。那竿頭上。只好掛塊摩剃刀的布罷了。便是彼此相逢。嗆喂一聲。一是叫閒人迴避之意。一是叫人速速剃頭。好作順民。可見那時的待詔先生。非同小可了。作者聽了。這才恍然。尋常剃頭匠之中。還含有偌大的典故。且說躍鯉。在街坊上。混了幾日。通沒作理會處。偶趨向茶館酒肆中。想探些消息。無奈主人家早貼出莫談國事的條兒。客人們秋眉苦臉。都似悶嘴。

葫蘆一般。躍鯉又逕向各滿兵駐札之所。許多的高門大第。都是紳富之宅。如今出出入入。都是趑趄健兒。老遠的佩刀點岡。望見閒雜人。便瞪起大眼睛。躍鯉近探不得。又逕向各處廟宇。並秦淮河板橋一帶。雖是經亂後風景寥落。然而鐘磬香火。笙歌畫舫。倒頗頗有些繁盛樣兒。不斷的滿兵來往。不是叩神進香。便是尋花問柳。這些所在。倒容閒人駐足。也有小販羣集。躍鯉問起坊人來。方知滿洲人。性信神佛。雖只管血漬刀頭。殺人不眨眼。他却偏要在老佛爺跟前。獻個勤兒。就仿佛他這一炷香。便能消他的無邊罪業。又搭着南京豫王。酷好女色。並且生有異稟。每夜至少着也須有四五女人進御。不然。他便肌膚自裂。暴躁異常。只以殺人作消遣咧。因此部下承風。與之俱化。不但軍中婦人。私藏得各處皆是。並且要狂嫖嬉遊。因此之故。自滿兵駐札之後。城中各處。無不摧殘。惟多廟宇合妓館。獨得保全。(隱逗下文。如青雲乍展。一當時躍鯉聽罷。依然不得頭緒。又試向豫王府前踏踏脚。只見護衛層層。劍戟森嚴。休說是稍近探聽。便少近那東西轅門。已被獐獐滿兵。掄起老大皮鞭。打將出來。鬧得躍鯉。直混過十來日。通得不到甚麼要領。一日。躍鯉心頭悶悶。剛提籃走出店門。恰好有兩個頑皮街童。

正在奪取食物。彼此揪扭。一個力大。奪過食物便跑。並笑道。甚麼你的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說罷。如飛跑掉。躍鯉猛問。忽的心有所觸。暗想道。我好發呆。前些時。俺聞得常熟劉七那個寶貝。現在南京胡撞。此人雖沒成頭。却是個有腿的告示。俺何不尋他談談。或能得些兇王動靜。亦未可知。想罷。便一逕的轉過中正長街。取道烏衣巷。直奔那夫子廟狀元坊一帶的賭館而來。原來這劉七。混名兒又叫七猴兒。生得猥瑣不堪。劣性異常。也會些三角毛的拳脚。他便自負的不得。狠以爲是個遊俠脚色。便逐日價呼朋招友。吃喝頑樂。錢串兒倒提了。只管擺架子。甩大鞋子。久而久之。錢不湊手。他便摸着朋友的錢。一視同仁。到手便罄。人有問他的道。老七。你爲甚用我的錢呢。他沒得說。便拿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兩句顛撲不破的口號兒來答對人家。躍鯉往年。合他廝混時。耳朵內是聽得飛熟。所以一聞街童鬥語。猛然想起他來。若說這劉七。出身門第。委實不壞。他本是常熟陳塘鎮儒家子弟。伯名劉偉。且是個飽學諸生。品行嚴正。真有行不由徑之風。父名劉仲。若合他哥子比較起來。真不像一娘養的。那劉仲鄙狡無恥。惟利是嗜。哥兒倆既如此異性。那知還有一個阿妹。乳名三

秀偏生得國色天香。豔聞通國。並且心志高大。性情恢闊。更難得的是讀書識字。料理家事。十分精細。劉偉兄弟。都敬愛妹兒。那三秀二十多歲上。却嫁在西倉港黃家。若說三秀嫁這個黃某。真是一株靈芝草。插在糞堆上。因為那黃某。既俗且臭。並且是個五十多歲的糟老頭子。就因為他。當熟第一富戶。那股子金銀寶氣。便把這絕世的美人。硬吸過去。這其間。便是劉七父子。貪人財勢。趁着宏光帝繼位南京。一時有採選秀女之謠。那劉仲。便受了黃某賄賂。糊裏糊塗。楞將三秀嫁到黃家。其時劉偉。因在外縣處館。連影兒也不曉得。及至曉得了。老先生也只好亂翻白眼。賭氣子杖責兄弟一頓。那知三秀嫁到黃家。不上一年餘。那黃某竟隕於消渴。你想三秀。以一青年孀婦。執掌了百萬家私。那黃族人衆。那一個不覬覦非分。虧得三秀處事妥當。隨機應付。小處破鈔。大處却料理得井井有條。過得半年餘。黃氏貲產。比黃某在時。越法興旺。但是這當兒。却有個又臭又硬的魔頭。不時的蹇上門。將三秀攪得眉頭不展。這魔頭。不消說是七猴兒了。原來七猴兒。慾壑難填。自黃某死後。他竟要來作半個主人。那三秀厭惡他。本如臭狗屎一般。然而因姑姪情誼。起初也小有點綴。七猴兒是甚麼知道退的。

人不得三秀易與。只要手中無錢。便去討要。經三秀叱罵兩次。他都不理。末後竟想盤踞不去。前廳內的古玩陳設。次第價隨手擄用。三秀大怒。問起他來。他又橫着眼子亂嚷。氣得三秀沒法兒。只好見七猴來時。嚴加防範。饒是如此。有一日。三秀秉燭。領奴婢去檢點門戶。却從米倉角門邊。將七猴搜將出來。猥猥瑣瑣。腰中還纏着條裝米的口袋。三秀知他已入下流。偷竊十分恨恨。當時却不便張揚。只暗罵一頓。少給錢鈔。揮他丟掉。還沒得十來日。七猴兒又得覓來。這次却長跪自擗。自稱學好。三秀雖然信他不得。只得暫留居住。那知七猴兒一日傍晚。吃得醉醺醺的。正在前廳籐榻上。四脚哈天的公然裸臥。事有湊巧。三秀有個貼身小鬟。名叫雲兒的。偶到前院。採了兩朵珠蘭花兒。插在髻上。覺着得意。頃耳廳房內。又靜悄悄的。便想進內照照鏡。那知一脚踏入。已被七猴張見。那雲兒大駭回身之間。早被七猴兒赤條條的趕來。一把抱牢。不容分說。便去亂香面孔。並且抓掠雲兒腰帶。那雲兒死命的揪住腰帶。一面推拒。一面待哭。七猴兒却喝道。你這妮子。早晚是俺口中的肉。俺姑媽這份絕戶家當。早晚還不是俺七爺的麼。你要惹我性起。我合我姑媽睡一覺兒。都是平常理。如今亂騰騰。兵荒馬亂。

甚麼是王法道理呀。掩便真個作出來。他（指三秀）也只好乾哭兩聲。何況你這妮子呢。雲兒聽了。儘力子掙脫。便向三秀哭訴一番。這一來。三秀怒極。便登時遣兵派將。就二門內埋伏停當。那七猴不知就理。趁着酒興。穿起衣服。還在廳房。嘯唵亂罵。却聞得三秀在二門內。喚他問話。於是七猴昂然直入。並一面大笑道。難爲姑母。個信那妮子的話。俺不過向他要朵珠蘭。嗅嗅解酒兒。他却不知編派俺甚麼哩。正說着。撞入二門。只見三秀業已滿面怒容。手執大杖。七猴兒料事不妙。方要回身。只聽兩廂中一陣亂吵。登時搶出七八個壯健僕婦。各提着短棒衣杵。唵一聲圍將上來。這裏三秀一聲喝打。頃刻間杵棒紛紛。直向七猴兒肉厚處。兩點似便來奉敬。於是七猴兒連嚷帶跳。急欲冲出。不想他人緣有限。一向在黃家。呖五喝六。總自覺着合的着。早已將黃家人衆。都恨得牙痒痒。這當兒好容易摸着快活拳頭。你說誰不要打個痛快呢。當時七猴兒。左冲右撞。頭破血出。偏偏百忙中有個僕婦。會使促狹。單用木杵頭。去戳七猴的屁眼子。並且勁頭兒委實不小。杵頭到處。發燒火燎。這一來。鬧得七猴。橫躡豎迸。情急之下。他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撩起短衫。向那執杵的僕婦。刷一聲。掠下褲子。那胯下

那當物件擺晃之間。這才將衆僕婦一陣嚇散。氣得個三秀通紅臉兒。連連叱罵。那七猴兒却光溜溜的一跳丈把高。大喊道。好麼。我叫你這班潑辣老婆。等着我的。等遇着筋節上。不用說是金銀財寶。連你們都須陪滿洲韃兒睡個覺兒。當時三秀且喜禍害離門。也就不去理他。從此七猴兒撈不看黃家錢鈔。便各處浪宕。無所不爲。又交結了一千無賴。專以去奉承滿兵。爲虎作倀。引了滿兵等。各處搶掠。所以他的踪跡。往往在南京出沒。躍鯉知他好賭博。所以竟向頑錢場中去尋他。當時躍鯉一路沈吟。趲至夫子廟前。穿過兩處雜耍場兒。抬頭一望。不由大掃其興。只見往日的賭館兒。都改作諸般商販。並且滿牆上都貼了禁止賭博的告示。四外一望。惟有秦淮河的花船兒。還排的密雜雜的。一處處笙歌繚繞。遊人上下。原來這夫子廟前。是諸色人等江湖雜藝集會之所。數里的廣場。蓬幕雲連。攤販櫛比。買食物的。說書的。賣藝的。以至髦兒戲場。蘇灘唱館。還有許多的花婆販婦。都扎括的水葱似的。提了精緻小籃兒。內貯諸般裝飾之品。穿梭價來往。再就是江湖落拓的朋友。或弄個猴兒耍耍。或一個人兒戴頂破幘。哇呀哇的自吹自唱。外號兒就叫獨腳戲。更有那狹街窄巷。曲曲灣灣。兩旁

小房兒却賽如蜂窩。許多的倚門婦女。都脂堆粉壘。搽抹得一張臉。便似鬼怪。或故意哼唧小曲。或遮遮掩掩。邁出支蓮船兒。那老氣點的。便一逕的去拉客人。當時躍鯉。東張西望。一面怙懣向那裏去尋劉七。方近文德橋。一片茶肆跟前。只聽背後有人清脆打着北京官話。喝道。幹麼呀。你這混賬東西。在此張望。拴起他來。躍鯉只當是滿兵撞來。連忙閃路回望。果見一個細高條子。一路價碎步輕趨。奔向自己。那人禿着頭兒。拖着條懶龍似大辮。穿一件缺襟袍。套一件得勝馬馬褂。褂襟下微露檳榔荷包。兩個鼻翅上。抹得鼻烟焦黃。一支手提了一支板鴨。大拇指上。却套個碧綠的翡翠搬指。毫光四射。躍鯉倉猝之下。料他是滿人。方在低頭退步。不想他一拍自己肩頭。却大笑道。魚老哥。你怎的幹起這小販營生來咧。俺合朱老二。那一日不念誦你。你若早到南京混混。咱哥兒們。不都闊綽了麼。躍鯉聽了。忙仔細將那人一望。不容分說。便笑着走上去。兜那人腦後。便是一掌。道。你這寶貝。真把人冤苦咧。俺還當你真是個韃兒種哩。你就摹仿得這等時髦。不消說。你那婆子。也梳上兩把頭。踏上高底旗鞋。滿營中逢人獻寶。過足了韃兒騷氣咧。那人得意道。甚麼話呢。這種年光。你不打桿順風旗。巴結那

當時當道的人。那裏能夠得意呢。不瞞你說。俺近來光景。狠不壞。難得今天巧遇。咱且尋個雅靜所在。細淡淡吧。躍鯉道。如此咱就上茶肆。我的請兒。那人笑道。得咧。我的魚老哥。慢說這點意思。你便是在南京住個三月兩月。只管撒開了吃喝頑樂。都是我的請兒如何。如今咱鑽到響噹噹大門頭子。那錢還不是由性兒花麼。說罷。拖了躍鯉。即便過橋。原來此人名叫張花嘴。吹嘮嘹哨。全掛子的本事。合那朱老二。都是躍鯉當年的酒徒。張花嘴一向在北京地面。當馬遞驛夫。不斷的出差關外。所以他不但會說一口滿洲話。並且頗能揣摩滿人性格。及至豫王統兵。來下江南。他便鑽入滿人營中。胡混。全仗着花說柳道。弄得滿兵們。人人喜他。所以他在各營中。隨便出入。甚是嫻熟。近來新鑽了個大門頭。越法得意哩。當時兩人過橋。經過一處小小茶肆。靠橋臨河。十分雅潔。張花嘴方笑道。這所在。沒得甚麼閒雜人。咱就在此吃茶吧。一言未盡。只見從樓牕中。露出個雪白的臉兒。正是。

亂後秦淮市。相逢舊酒徒。
憑將無限意。茗話一踟躕。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文德橋無心覘勇士

張花嘴信口演嬌雌

且說躍鯉向樓牕一望。却是個絕俊的茶婆兒。正端了一盞殘茶。向下要傾。望見張花嘴。便笑道。虧得俺手兒慢。不然。一下子。潑了巡街狗咧。張花嘴撮唇道。喂。閒話少說。今天咱是怎麼辦吧。因顧躍鯉道。俺兩個一齊來。你是怎麼打發呢。躍鯉聽了。正在含笑。那茶婆已笑唾一口。即便整理臨牕案面。於是張花嘴引躍鯉。趲入肆門。一逕登樓。只見小室兩間。十分幽雅。那茶婆望着躍鯉。方在笑吟吟。讓坐。不提防張花嘴。却從後面。一把將他抱牢。不容分說。附着他耳朵。一陣價唇吻翕動。並且縳着面孔。擠眉弄眼。直向裏間內亂弩嘴兒。鬧得茶婆兒。且笑且掙。蹄根兒被花嘴啃了個面孔。那茶婆掙脫了。咬着牙兒。狠狠的向花嘴額上。戳了一指。這裏躍鯉料那茶婆是花嘴的相好的。也便登時拿出當年無賴神氣。以指叩案。却從丹田裏起勁。叫了個掛鈎的好兒。這一來。招得花嘴哈哈大笑。那茶婆却笑膘躍鯉。一溜烟跑下樓去。這裏躍鯉一面倚牕眺望。一面笑道。張大哥。你近來吃酒之外。還好酒字底下。那字兒麼。花嘴笑道。不瞞你說。俺當年因沒落子。連老婆都租給人家。俺那裏還好酒字底下的字兒。俺認識這小娘

兒。（指茶婆）不過爲的是應酬滿營朋友。投其所好罷了。皆因豫王最好女色。所以他部下效尤。自占南京以來。也不知遭邊了多少好人家的婦女。這些麼頭們。（指滿兵）從野人地面（指滿洲）跑得來。忽撈着咱江南細皮白肉的娘兒們。你說他們那裏還顧性命。都一個個淘漉得走陽的狗一般。便是那豫王爺也弄的黑枯憔悴。沒有初到南京叱咤生風的勇氣了。如今南京地面倒興隆了兩種生意。一是香燭鋪。一是春藥店。滿人們出此入彼。都是擁擠不動的賣買哩。躍鯉聽了。正在暗自沈吟。只見從文德橋上。蹺過一羣紅男綠女。一個個鮮衣華麗。笑吟吟手執香箔。中有一個媳婦子。翹着兩支尖尖腳兒。方蹺下橋。恰好有個黑肥老婆兒。搨着小山似的一個大絮包。便這麼從那媳婦子身旁一擠。那媳婦漆光似的俏髻兒。不但擡歪。並且一支步搖。掛住鬢髮。那黑肥老婆兒。偃着腰子。健步如飛。肩上的絮包一側。那媳婦哨了一聲。登時間鬢髮四披。後面男女正在失笑之間。這裏老婆兒已被那媳婦一把捉牢。只氣得嫩臉通紅。正伸手要擱的當兒。忽聞橋上潑刺刺馬蹄響動。這裏躍鯉眼光一閃。便見橋上衆男女紛紛避道。一陣價傾跌咿啞。都逼定鬼似的。擠向兩旁橋欄。那少年婦女。

都嚇得花容失色。儘力子擠向人背後。掩了面孔。卽有三騎高頭大馬。銜尾價沖過來。一色的雕鞍金勒。噴沫生風。前後馬上。是兩個滿洲健兒。青衣大帽。各跨腰刀。却是僕人模樣。惟有居中馬上那人。生得威凜凜好個相貌。面如傅粉。唇若塗朱。更趁着翠生。生兩道劍眉。光閃閃一雙虎目。顧盼之間。神威四射。戴一頂昆秋便帽。帽沿上嵌一顆龍眼大小的明珠。穿一件天藍緞長袍。腰繫着盤螭碾玉的扣帶。足踏着黃鹿挖雲的革靴。便這等揚鞭顧盼。一擁價逕到橋下。這當兒。那媳婦也顧不得去攬老婆兒。反颯的聲。閃到人家背後。幸虧那個大絮包。竟將他擋得嚴嚴的。直至三騎馬跑去老遠。他方從人家背後躡出來。混入衆男女羣中。逡巡而去。張得躍鯉十分怙懣。便向花嘴道。你瞧居中馬上那人。好個氣概。你合滿洲人常接近。認得此人麼。花嘴吐舌道。說起此人來。大大有名。我認得他。他却不認得我。我是甚麼東西。配合他接近呢。如今南京地面。屬了豫王爺。便屬他。合一個姓札的了。此人便是那神力絕人的木爾喀。他不但本領了得。並且兇淫異常。若逞起性兒。就是豫王也怕他三分。他曾仗劍入府。硬生生索取豫王的愛姬。那豫王大怒之下。却沒奈何。反倒裝出大度愛士的樣兒。盛具妝奩。將

那愛姬賜與他。但是却一肚子不舒齊。你想他在豫王跟前。還如此跋扈無狀。何況他素日的行爲呢。那有些姿色的婦女。被他張見。便不得了。所以方才那班進香婦女。都嚇得甚麼似的。躍鯉道。此人既如此跋扈。難道那豫王。便容得他。花嘴道。都因他勇武絕倫。豫王離他不得。他合那札達罕。都係都統職分。各有府弟。兩人却又兼着統率護衛的差使。輪夜價入王府值宿。說實了。他合札達罕。正是豫王的硬胳膊哩。躍鯉聽了。一面沉吟。一面隨口道。南京娘兒們。真也高興。這等年光。又有這班色鬼。胡串街坊。不說是閉門家裏坐。反倒都扎括得花鴉鴿似的。上廟燒香。真個是豈有此理了。花嘴笑道。那會子俺沒說麼。香燭鋪擁擠不動。就因爲滿洲人性佞神佛。近來豫王。又發出帑銀。將那蔣山脚下一座洞霄觀。增修得好不莊嚴華麗。今天想是進香之期。所以男女女。都去隨喜。如今的人。就是揣摩時尙。見滿人們燒香踊躍。他們也去湊趣。你但看南京人們。多麼可笑。都爭着喝燒刀子。（燒酒也）喫牛羊肉。不怕辣得眼瞪。臃得口臭。也要強勉着充個時髦人物哩。正說着。茶婆兒端上茗具。並有兩盤小吃兒。一是薑末拌乾絲。一是五香筍豆。據說這兩樣兒。是秦淮河茶肆中的特別風味。不瞞諸公說。

作者往年薄遊秣陵。也曾嘗過此味。但是回到寓中。嘖啞嘖啞的瀉肚一日。你想滾熱的生性茶。攪上些腐片乾絲。並鹹豆兒。在肚內一攪和。怎會不瀉肚呢。當時張花嘴。一面與躍鯉斟茶。一面笑道。你老哥。怎的個伶俐人。趁此時光。不來南京混混。那滿洲人們。兇雖兇。却是直性好說話。不像咱本地人。一轉眼珠。一個心眼。你只要摸着他脾氣。咱便可以耍他的猴兒。不瞞你說。俺就是用此法。得這身榮耀哩。說着。一抹鼻頭。十分得意。躍鯉笑道。如此說。你定是在滿營中得了甚麼小小職分了罷。花嘴笑道。職分倒沒得。但是他們滿營中許多將官。見了我。都須來恭維不迭。我還不待價理他們哩。躍鯉驚道。你這話。我就不懂了。難道你是豫王的兔子不成。人家就都來恭維你。花嘴道。屁話屁話。俺雖夠不上當豫王兔子。但是俺在王府中。也是個響噹噹的三爺脚色哩。躍鯉失笑道。如此說。你是個三小子了。當一個奴才的奴才。虧你不害臊。還如此得意。花嘴正色道。你休小看俺那奴才的主人。嚇人家那烏鬍兒。（謂氣勢也。）簡直的就大咧。如今豫王府內。外面屬豫王。裏面便屬他。今也不必細叙。等消停時。俺領你去開開眼睛。因一瞧旁几上置的板鴨。道。這便是俺主人特地命俺出來選買的。只這點物

件俺少說着也賺他。兩頭他還誇俺誠實可靠。比別人來買賤的多哩。躍鯉聽了暗好笑。因正在怙悻劉七便笑道。光陰真快。當年咱一夥子賭友酒友。如今屍崩似的。各處都是。你可知常熟劉七。現在南京不曾。花嘴大笑道。你打聽那倒運短命鬼作甚。他等着上北京去投胎認母吧。躍鯉驚道。此話怎講。難道劉七死掉了麼。花嘴慨然道。誰說不是呢。也是那小子自作自受。天理昭彰。他的素日行爲。你是曉得的。他整日價欺侮他姑母劉三秀。自那一日。被三秀一頓棍棒打出門。他懷恨在心。過了不多日。他便約了幾個人。趁夜去打劫。那知三秀機警。早防他這一毒鈎子。頗有準備。當時黃家健僕羣起大呼捉賊。那幾個人見事不妙。蹬開兔子腿。一陣跑掉。單單的劉七被捉。當時三秀恨極。先將他捶了一頓。然後聲言送官。虧得劉仲。一抹老臉。向三秀長跪哀乞方罷。從此劉七越法懷恨。及至豫王兵到南京。他不知怎的。便鑽入滿洲某營中。便向某營官痛誇三秀之美。黃家之富。並自告奮勇。以鄉導自任。於是某營官大悅。立派一隊。就命劉七引着一窩蜂似擁到黃家。喊一聲破門而入。不想裏面金銀細軟。一些也沒得。只贖些粗笨家具。並糧米之類。衆隊兵見此光景。已經氣往上撞。偏偏的又尋三

秀不得可笑。那劉七不看風頭，以爲某營官派他導引，他就有指揮隊兵之權。正左那裏，扭着腰子，瞪着眼睛，向隊兵等吆喝。喝中有一兵大怒，搶上去，喝道：「你這廝無端造謠，特的來消遣老爺爺們，你還敢如此張致！」說着一個窩心腳。那劉七往後便倒的當兒。這裏衆兵業已亂刀齊下。這就是數月以前的事。要說我怎的便曉得呢？皆因那劉三秀順從了豫王，就是俺主人的功勞。我且說個仔細你聽。你瞧劉七發壞，有甚麼好處。自己送了條小命，反把他姑母劉三秀，作成了潑天的富貴。一下子送到天上去喇。當時衆隊兵殺死劉七，怒氣不息，依然的滿院窮搜。不多時，從最後院複壁中，將三秀搜出。衆兵見三秀天仙一般，反都不敢羅皂，便擁去獻與某營官。三秀既到某營，美麗之名頃刻傳遍。早被豫王得知，不消說某營官是雙手奉獻。那豫王一見三秀，簡直的賽如從天上落下活寶。不知怎的，那活閻羅似的威嚴，一些也施展不出。直贖了哈哈大笑。那三秀却面不改色，侃侃而談。反將豫王訓大姪似的，訓了一頓。豫王知他不可強逼。這當兒，俺那主人便向豫王道：「這婦人容貌志氣，不同尋常。且看機會，俟他回心轉意，那時再待王爺巾櫛不遲。」豫王聽了，便將三秀交俺主人慢慢勸導。先一面派人

去保護黃家。並問三秀寄頓金貲之處。一併保護。敢有動一根草刺的。立以軍法從事。從此三秀雖說是虜婦。却比那正宮娘娘還受用。吃的是珍羞美味。穿的是綉緞綾羅。那豫王是嘗賜頻繁。恨不得下海擒龍。上天捉月。給三秀玩。那知三秀不哼不哈。連正眼都不瞧。要他對豫王使人說聲謝恩。笑上一笑。那算是一百個不成功。俺那主人。好話說了三天車口沫。費了一大缸。哄嬌哥似的。哄了數十天。好容易。老天開晴。三秀方向俺主人一笑。道。俺本是良家孀婦。既到此間。只好認命。若王爺逼俺就妾媵之列。俺只有一死罷了。俺主人忽見三秀居然笑着說話。以爲他小心眼內。有些軟化咧。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去回豫王。豫王大悅。以爲這顆仙桃。可要到口解解渴咧。當曉。後房置酒。喚得三秀來。先要喫個美人酒兒。那三秀盈盈拜罷。低頭退立。侍酒的小鬟。方取壺杯。要遞給他。那座上豫王。掀髯一笑。兩眼都直之間。只聽噹啷一聲。酒杯落地。慌得俺主人忙去抱扶三秀。那三秀業已香軀倚柱。宛轉啼哭起來。少時。竟拔脫簪環。撕破衣裳。鬧得髻落髮散。漆光似一頭香雲。趁着雪白的胸乳。他便撒起了大潑。說也不信。這當兒侍酒的人衆。並俺主人都嚇得冷汗直淋。再瞧豫王時。反連引大杯。哈哈大笑。登

時命俺主人扶三秀退出。依舊的用善言相勸。真是人的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還沒過得十天。那三秀正在生死兩難之間。你說怎麼着。那豫王的福晉也會湊趣。竟自在北京一病死掉。於是豫王不悲反喜。便登時命俺主人示意三秀。聘他繼這福晉之位。俺主人方向三秀竭力勸導之間。那豫王已使人送過花紅綵緞。冠服袍帶。候着三秀拜受。以便覆命。急得俺主人好說歹說。恨不得給三秀磕陣響頭。花嘴說到這裏。忽的一扭身段。用袖掩嘴。嘔的一聲。躍鯉正在好笑。只見一個伶俐小廝。一逕奔入。不容分說。拖了花嘴便走。正是。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一席閒話。會踏祕地。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分解回。

第九回 坐茶肆閒話兇王 遊道觀偶覘仙迹

且說躍鯉見花嘴扭捏神色。正在好笑。只見個伶俐小廝跑入道。俺那裏不尋你。你却在這裏裝猴兒。如今咱主人等鴨子用。又因一兩日間。府內動工。叫你把各處陳設。收拾清爽。方才尋你不着。已經連我罵了一頓。還不快去哩。說着便拉花嘴。却被花嘴打

開道。小猴兒。你理那老傢伙哩。（指其主人）俺就知他那一點點事。便五馬長鎗。鬧起來的脾氣。你去先拿鴨子。堵上他的嘴。少時俺就去。那小廝聽了。一面提起旁几上的板鴨。一面回頭道。你可快些回去呀。俺不怕他。（指其主人）別的俺就怕他那熱唵刺的大烟鍋。慣向人頸兒梗上出溜。說着匆匆。擲出。躍鯉使道。張兄既事忙。咱們便散過吧。花嘴道。俺且說完話尾巴。遲一兩日。俺引你到俺主人處。開開眼兒。你這踏南京。便算來值咧。躍鯉笑道。那麼你貴主人。是那個呢。便如此的大烏穀。花嘴笑道。你不必問到那裏。自然曉得。當時俺主人。苦勸三秀。衆使人各賚聘禮。黑壓壓的鵠候覆命。這時三秀。不由嘔的一聲。忽然點點頭兒。淚如兩下。這一來。老小子成家。大事完畢。從此三秀。作了豫王的福晉。直將豫王樂得生日都忘掉。真是言聽計從。那三秀。若想活人腦吃。豫王也登時就去殺入。三秀因自己的變故遭際。因禍得福。以爲是仰荷神佑。便攬撥豫王。將那洞霄觀。增修得煥然一新。開光之日。並同豫王。親臨拈香。躍鯉聽了。正在眼珠亂轉。花嘴又道。三秀還自言他哥子劉偉。有個至好朋友。少年時曾給他相過面。說他命主奇貴。却是貞節不完。三秀想起此人。便請豫王。物色此人。可以重用。並

請貴顯劉偉。不想劉偉合他那朋友恰是一對老怪物。劉偉是關了大門。竟將三秀的使人。標將出來。不認這失節的阿妹。他那個朋友。自南京未亂之前。便飄然遠逝。躲得影兒也無哩。這許多的瑣瑣事。都是俺主人酒後高興。一面吸着關東老旱菸。一面說笑出來的。俺主人那張破嘴。倚老賣老。無活不說。他還說豫王在府中。變着樣兒的淫縱作樂。無奇不有。往往在祕室中。四壁嵌鏡。鋪設些長枕大榻。選衆美姬。裸體徵逐。再高興時。豫王便高據胡床。選喚秀童。一色的脫得一絲不掛。各抱美姬。云云起來。一時間鴛鴦對對。都入鏡中。豫王瞧得興起。又復淫縱無度。但是三秀曉得了。甚是不樂。常勸豫王保身爲重。那知豫王却以爲保身之道。不外滋補。於是竟廣購春藥。接近方士。大塊價鹿茸。成斤價人參。恨不得當飯吃下去。却是沒甚麼效驗。於是又廣覓奇方。整日價命方士。爐火焙鍊。更巴巴的遣人北去。從他老家長白山左近。去尋甚麼雪蓮。據說這物件。補力甚大。是從那陰山背後。亘古不化的積雪中。生出一種花卉。其形似蓮。這豫王的嗜好一傳出。便有人爭獻異藥。以博重賞。甚麼媚香草咧。甚麼雌雄子咧。既已鬧得一榻糊塗。不想有一個該死的方士。說甚麼尸蟲。補力最大。一句話。不打

緊。可憐遠近的古墳老塋。時氣低的。都被發掘。歸根兒。也沒尋出尸蟲來。原來這尸蟲。生在死人腦壳中。是不常有的物件。當時氣得豫王。攆掉一班方士。只好遣人物色奇藥。俺主人又說三秀。真是天生尤物。渾身柔軟。通似無骨。所以將豫王弄得顛顛倒倒。哩。躍鯉聽了。暗喜稍聞豫王的嗜好。一面唯唯。一面暗忖。怎的能到豫王府。覘覘光景。方好。因隨口道。張兄。你方才盛誇你那主人。莫非他便是豫王府內的人麼。花嘴得意道。他豈但是豫王府的人。便是豫王府。他就能當半個家哩。過兩日。俺引你去開開眼睛便了。正說着。那茶婆兒。趑來。於是花嘴沉吟。屈指道。明天動工。後天料理些沒要緊的事。因向躍鯉道。魚兒。咱就是大後日吧。還在這裏。不見不散。躍鯉道。好好。張兄也該轉去。咧。說看。一回手。要掏茶錢。花嘴瞞着茶婆道。得咧。魚兒。你到弟媳家。還客氣怎的一語。方盡。却被茶婆兒。笑嘻嘻。夾腦一掌。於是躍鯉一笑。合花嘴相與下樓。蹶出肆門。不提張花嘴。堅定約會。匆匆蹶去。且說躍鯉。一路上。怙悛。花嘴之語。且喜能入豫王府。是個機會。便隨意慢步。到洞霄觀遊玩。一回。只見遊人香客。甚是熱鬧。裏面是重軒。復閣。外面是金碧輝煌。果然是增修的模模。觀內小道士。就有十來個。一個個扎括的。

仙童一般。這時偏殿中正演習一套法曲。笙管嗷嘈。響遏行雲。擠了許多的女娘兒。先顧不得去燒香。都眉歡眼笑的。瞧着小道士。在殿外靜聽。那小道士的眼兒。也似打閃一般。向女娘叢中飛過來。躍鯉偶問遊人。方知小道士等。特演習這微妙音樂。就因豫王的大駕。曾陪劉三秀到觀中拈過香。恐其高興再臨。所以特演妙樂。準備迎送豫王之用。躍鯉聽了。向偏殿內仔細一望。只見靠北壁金漆案旁。太師椅上。還端坐着一個道服輝煌的老道士。赤紅臉兒。銀條似的鬚鬚。福胎福相。狠是不俗。穿一件雲鶴織金的道袍。左臂上。却繡着一方團龍兒。並用絲帶。絡着左臂。其中有體面香客們。合他拱揖爲禮。他只用右臂略動。便算還禮。那左臂却紋絲不動。躍鯉覺得詫異。便悄問遊人道。這個老道。莫非左臂殘廢麼。那人道。甚麼殘廢。這個老牛鼻子。自端大架子罷了。皆因本觀開光時。豫王親來上香。曾無意中拍了他一手掌。便在左臂。他便登時特繡團龍兒。說是龍爪摸了他。從此左臂。不與凡人爲禮哩。正說着。法曲停演。衆男女一陣亂擠。躍鯉信步。就道院中遊覽一回。只見一處處雲房瀟灑。畫欄雕檻。趁着異草奇花。鏡面似的青石甬道。直接正殿。左右鹿圃。右有甃檻。殿階下並有數株老松柏。亭亭森森。

千雲蔽日。便如偉丈夫端然竦立。長風一吹。雲濤滿空。令人塵襟頓爽。躍鯉進正殿瞻仰。却是三清聖像。裏面正香烟繚繞。有許多豔裝少婦。在那裏嘻嘻哈哈。逐處遊覽。那位老君。是個騎牛塑相。塑得來神氣奔奔。惟有牛胯下。却露着個明亮的牛卵。躍鯉近。仔仔細一瞧。那卵兒。却是銅鑄的。似乎是經人手摩光。所以才明亮異常。正任不解之間。便聽背後有人。小語道。你忙甚麼。難道人家大男人們。站在那裏。你就好伸手。一人唾道。這人好厭氣。一個男人家。端相那物兒作甚。躍鯉回望。却是兩個小媳婦兒。在後面且前且却。一見躍鯉。却臉兒一紅。啞的一笑。別轉頭去。躍鯉趕忙閃向神龕之後。無意中一回頭。却見兩個媳婦子。笑嘻嘻左右一瞅。各伸手將牛卵摸了一把。正在相視而笑之間。恰好有個老太婆。擡過來。便笑道。悄悄。你兩個準要大喜咧。明年這時。管保各抱一個胖小子咧。一個媳婦子笑道。你老人家。瞧得眼熱。也來一下子吧。老太婆笑道。悄悄。俺這輩了。可沒有這個福分咧。若這把子年紀。再那麼着。不成了不老婆婆了麼。那裏像你們小人兒家。只有晚上吹了燈。兩口兒多說幾句體己話。便成功呢。那媳婦笑唾一口。便拉同伴。擠向人叢。這裏躍鯉。方恍然摸那牛卵。大概就是祈子之意。當時

微笑。轉入後層道院。只見地勢寬廠。後殿巍峨。比前院越法壯麗。那廂室東壁下。鑿有壁龕。圍擺了許多人。紛紛指點。嘖嘖歎賞。躍鯉蹶去一瞧。却是一個壁龕中。有紅石一塊。上面微有燒痕。一個壁龕中。供着個白石琢成的仙女。有尺許來高。衣帶飄拂。仿佛乘雲凌風之勢。仰面向空。高舉着一個蓮花式的玉盤兒。雕琢得軒軒霞舉。狠有神氣。躍鯉向人。一問。方知是觀中的兩樁古迹。那紅石。據說是觀中某代祖師。得道之後。煉丹的丹竈上的石頭。那白石仙女。越法希奇。據說着本觀中當年。原是座小小破道院。香火冷落。某老道。窮的要命。便收了個呆徒弟。幫着自己募化。那呆徒弟。真是除吃喝拉撒睡外。一無所知。蓬頭垢面。黃鼻涕拖下多長。穿了老道的破爛舊衣。便如花子一般。每出募化。無論得糧米多少。他總要吃個飽。贖下的方給老道。道院中。塵土狼藉。柴草連天。他一概不管。黃昏之後。便鑽向後面竈下。去睡大覺。氣得個老道。時常捶打他。他還是癡呆如故。一日老道氣極。決意攆踣他。却夢一神人問他道。此觀興盛。全繫此人。你如何起此歹念。老道醒來。十分怙悛。因此暫留呆徒弟。以觀後效。過得幾日。時當夏月。一夜間大風雷雨。那老道睡在前室中。暗想道。這一夜風雷暴雨。那呆子睡在後

竈破屋中不噤煞也嚇煞咧。及至天明先跑到破屋一看。只見呆徒弟還好端端的睡得死狗一般。老道睹氣子叫起他來。同去洒掃大殿。方一脚踏入。不由吃驚。只見那神案上端立着一尊白石仙女像。雨點痕漬。尙且未乾。竟似乎從大風雨中飛來的一般。那老道愕了一會子。莫測所以。只得暫且移置在一間屋中。隨便向左近廟宇中。逐處探問。並沒有丟却此像之事。老道悶了兩天。也使拋在腦後。但是那呆徒弟從此見那老道。逐漸的面黃肌瘦。行步蹣跚。咯嗽不已。日頭大高。便去困臥。次日傍午。還自不起。呆徒弟通不理會。還去募化他的一日。回觀太晚。呆徒弟不敢叫門。便悄悄從牆壞處。好歹的爬將進來。只見他師父廂室內。尙自燈火明亮。傾耳聽聽。似有婦女嘻笑之聲。呆徒弟恰已蹇至廂室牕外。便從牕縫向內一瞅。只見他師父正摟着個絕俊的女子。正在那裏喘吁吁的只管推簪。也不曉得是幹甚麼。呆徒弟以爲是鄰近街坊家女子。偶來借宿。却頗怪師父不該欺負人家。當時他蹇入自己破室。依然是一夢蘧蘧。正在沉酣之間。忽覺鼻孔上香噴噴的。渾身上溫和滑暖。就別提多麼舒齊咧。睜眼一瞧。那裏還是破室光景。只見滿室中輝煌燦爛。放大光明。自己臥在錦衾繡褥之上。正有個

女子赤條條的偎在自己懷內。一手兒鉤定頸兒。一手兒遍身撫摩。却笑道。俺是上天主女。與你有天定緣法。助你成道。莫誤良時。俺便傳與你金丹妙訣如何。說罷。復緊面孔。一條細尖尖的香嫩舌兒。竟自吐向自己口中。呆徒弟一瞧。就是他師父室中的女子。便推開他道。你分明是來借宿的女子。在俺師父室內。好端端的睡就是咧。甚麼玉女仙女的來攪人。那女子笑道。你這呆子。連好歹都不知道。你瞧俺頭兒脚兒。眉兒眼兒。那一處不像玉女。說着。笑嬉嬉仍復復緊。拿起呆徒弟的釘鈿似的手。使他撫摸酥胸玉乳。下面却彎起白生生的腿兒。橫不椰子。搭在呆徒弟屁股上。那知呆徒弟就似木頭一般。一任那女子媚態橫生。他依然酣酣大睡。便是如此光景。一連三五夜。呆徒弟只是不理。那女子便道。你這人心不入邪。合得仙道。吾此來。此觀當興。你師父不戒淫邪。不久當死。吾便是那白石仙女的化身。試你師徒的邪正。某日夜半。正子時。你取那石像置庭中。當得仙露盈盤。你飲此露。便能頓悟道法。說罷。香風飄處。倏然不見。呆徒弟雖覺詫異。也不理會。那知過得數日。某道士果然瘵疾死掉。呆徒弟頓憶那女子之言。便取石像置在庭中。果得甘露。呆徒弟飲露之後。智慧頓發。精神迥異。此事一傳。

那四方的佈施。水流雲集。這座洞霄觀。從此才興旺起來。後來呆徒弟竟自仙去。所以本觀至今。有此仙迹哩。當時躍鯉聽了。付之一笑。便擠出人叢。蹶向後殿。方近塔墀。抬頭瞻望。只聽殿內。有小兒一陣啼哭。夾着遊人譁笑。便見個婦人。領着哭泣的孩子。跑將出來。正是。

俠士閒情。琳宮仙迹。亂後來遊。俯仰今昔。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經府第人說札將軍 扮鄉老暗探豫王府

且說那婦人。匆匆跑出一面。摸撫孩子道。寶寶不怕。娘在這裏哩。一面啣道。也不知是那個古怪人。創造這混賬神像。一個個挑肩動眼。移手挪腳。就似要撲抓人一般。慢說是孩子害怕。便是大漢子。不知底細的。也須嚇個跟頭哩。躍鯉不解所謂。一逕拾級進殿。方一脚踏入門檻。猛見神龕前。兩個仙官。向自己一哈腰兒。那玉皇爺。一張大白臉。也就點點頭兒。這一來。嚇得躍鯉一哆嗦。許多遊人。也便哈哈的笑。這時。有個半大小廝。便蹶向左邊廟柱前。一陣蹬踢。躍鯉登時。覺得頭頂上。颯颯有聲。衆遊人也

便各各上望。躍鯉一抬頭。又是一驚。只只見殿樑上。縱橫交錯。結着一層天花絡子。上面塑就許多跨鶴騎龍仙像。都一個個似翔似走。走馬燈似的活動起來。有一遊人。拉開那小廝。上面神像。方才戛然而止。鬧得躍鯉。愣了半晌。暗想道。這洞霄觀。俺往年時。也曾到過。却不見這奇怪塑像。就人一詢問。方知是重修所增。有巧手匠人。想博豫王的歡喜。特的精設機括。作成如此的塑像。人若踏着機括。便能活動。就名爲懸神殿。躍鯉聽了。不由暗歎。那趨時赴會的人。便費如此心思。去奉承兇王。沉吟間。穿過後殿。還有一處院落。除花木靜室之外。最後邊便是藏經閣。共有三層。上下的門牕。謹閉。從閣下望望。蔣山上的樹木道徑。了然可辨。躍鯉瞻眺良久。逡巡回步。方覓出觀門。忽見一人迎面而來。躍鯉猛見來人。好似那博徒劉七。大駭之下。就要招呼。及至仔細一瞧。却不相干。於是匆匆回到寓中。暗想張花嘴。原是個吹噓噱的人。他說能引我到豫王府的話。信也可。不信也可。再者他說他主人在豫王府中。就那等氣勢。這又是那個呢。花嘴既當三小子。他主人強煞了。不過是豫王的寵奴。怎的劉三秀。却經寵奴說順。這情節也似乎不在理上。雖說是滿人粗略。也不至將婦女交與寵奴。由此看來。花嘴的

話未可全信。俺若只等他。却是發呆哩。躍鯉如此一想。一連兩日。仍是各處去探聽動靜。却聞得甯波地面。海門狼山一帶。有一大盜王國寶。擁有盜衆數萬人。更借興舉義師。驅逐滿人爲名。鬧得十分聲勢。據說着。王國寶已受了魯王以海的官職。居然有些遣臣故老。暗地裏去投國寶。爲日不久。豫王曾遣某驍將。領兵去勦。反被國寶殺敗回來。（爲下文計。間札達罕木爾喀伏線。）那國寶之妻。綽號兒賽觀音。生得十分美貌。勇武絕人。馬上步下。矯捷如風。善用一桿梨花鎗。每當出戰。鎧甲旗幟。一色純白。滿兵們望見白旗。便往往不戰而走。躍鯉聽了。也沒在意。因這當兒。江南地面。羣盜蜂起。大則嘯聚上萬的。亦數千。都借着起義爲名。到處裏恣爲掠劫。此等事。原是常有的。這日日西時分。躍鯉蕩經一處譚潭府第。府第外人騎紛紛。出出入入。復有兩列滿兵。荷戈鵠立。其時有個鄉下賣柴的漢子。撞入滿兵左右。那兵士並不發橫。反指示他過去的道路。並笑道。你這漢子。走道兒可要小心。這幸虧是俺這府門前。若是木將軍（爾喀）府前。你便吃不了的苦。兜着走了。躍鯉見了。頗詫這滿兵和氣不過。並且意態端正。決無囂叫之氣。恰好身旁有個老者。也望着滿兵們。拈鬚沉吟。躍鯉因悄悄問道。老丈

請了。您可知這是何人的府第麼。這兵士却和氣的狠。老者笑道。這便是札達罕將軍的府第。皆因札將軍爲人端正。軍規素嚴。所以他手下兵士也教人瞧得過。可是那兵士說得好來。那賣柴漢子。若在木爾喀府前。這麼胡撞。死不掉。也須被打脫皮。如今南京有醜的。香俊的。臭的口號。就是說札木兩人。那木爾喀。臉兒雖俊。行爲却臭得兇哩。正說着。忽聞府旁一片空場中。似乎有人踢跳手搏。却又肅然無譁。躍鯉方在傾耳。老者却笑遣。這便是札將軍手下親卒。演習蹠交之技。像那木爾喀的親卒。有這工夫兒。還在街坊上糊鬧哩。躍鯉聽了。方知札木兩人的行爲。竟自迥然不同。便逡巡別過老者。趁向那空場處一瞧。果見十餘個壯健滿兵。一色的穿了蹠交衣靠。捉對兒正在廝併。一拳一脚。踢打出去。甚是沉著有力。其中鬧到酣暢處的。彼此挽肩把臂。全仗着托靠扭抱。插腿胖脚。儘力子揷揷。往往兩人趁用容之勢。便牢捉兩臂。風車兒似旋轉起來。躍鯉雖然武藝精通。見了這等的手法。也自暗暗稱奇。原來這蹠交之技。便是古者角觝戲的遺意。其根柱全在氣穩力沉。又須迸力於腿脚之間。方能制勝。俗又名爲達子摔交。本是滿人的特長武技。當清人入關之初。便在北京先設銳健御蹠營。專選八

旗子弟練習此技。不過後來武風消沉。這羣期門做飛之流。都變作拾鳥籠聞鼻烟的脚色。日高三丈。方爬起來。開碗啣醬粥。迭死忙活的去下茶館。一坐就是大半日。所以這撲交的特長。也就暗含着失掉了。當時那以勇著聞的大力肅王。還有一段軼事。雖是傳聞。亦可見當日滿人撲交之猛。便是琉璃國王。進來兩名力士。一個名布哈夫。一個名精元。都生得赤髮獠鬚。山精一般。那布哈夫。曾力搏猛獅。精元神力。能倒掣五牛。便是他仰臥於地。就頭顱手足上。各繫一牛。令人分頭鞭打。精元這裏喝一聲。鍤項一揚。手足一拳。那五頭健牛。登時哐一聲。都倒退回來。當時琉球國王。因清朝方才定鼎。意存輕藐。便佯爲上表稱賀。就命兩力士。齎表前來。並附陳宴與肅王較力之意。那兩力士。裝束詭異。雄赳赳。氣昂昂。來到北京。便如方弼方相一般。不由得震動一時。那清帝臨朝受賀。一見那兩力士。好生不得主意。暗想肅王。雖然神勇。若合這兩人的體格。較量起來。未免弱小的太多。倘若輸與人家。不但有傷國體。且啓外邦輕侮之心。若不許兩力士之請。又顯得中國無人。思來想去。不得主意。便命兩力士。且就館舍聽候。擇日比武。退回便殿。甚是悶悶不樂。便有一機警大臣。密奏道。臣聞勇力大小。不盡關乎。

體格。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皇上何不命肅王去默察兩力士的勇力。究竟怎樣。然後再想應付之法。豈非勢佔必勝。倘此兩士果然難敵。皇上便可善言遣之。肅王亦不致敗名。清帝聽了。甚是有理。於是立命肅王扮作館役模樣。一逕的混入館舍。這裏清帝還是怙懣。次日又在便殿。合御前大臣們。正啣唸此事。忽內監入奏。肅王轉來。清帝大悅。登時召入。問其光景。那肅王却再拜稱賀道。臣託皇上的天威。此二虜（指兩力士）者。業已在臣目中。皇上但定期較武。臣定能立斃兩虜。以張國威。教他琉璃。不敢小覷於我。清帝沉吟道。卿家此去。默察的怎生光景。難道你已得要領麼。肅王道。臣此時且不敢洩露。俟勝敵後。再奏聞不遲。於是清帝傳旨。命兩力士次日於京營教場中與肅王比武。這日清帝駕坐便殿。接二連三的遣人赴教場。探望息消。不多一會兒。果然次第回奏道。那布哈夫。被肅王拉脅死掉。精元一拳。稍傷肅王左肩。却被肅王甩腿一脚。直蹴出數丈遠。登時力竭氣絕。清帝聞奏。不由龍顏大悅。須臾。肅王進見。便一述勝敵之故。原來肅王混入館役中。偷覘兩力士。却見布哈夫。隨便行動。那足迹印痕。只深半分許。那精元隨便咳嗽。聲音雖宏大。却乏中聲。肅王一想自己氣力。斷能制勝。

所以才坦然與較。果然取勝。可見這滿人踐交之技。是大有考究的了。當時躍鯉瞧了半晌。直待衆滿兵次第罷演。方才逡巡回寓。暗想這札木兩人。果然是豫王的硬膀臂。將來若舉大事。倒須仔細一二。沉吟間。又怙憊回明日張花嘴之約。直至夜深方才睡去。次日醒來。業已已分時光。躍鯉用過早飯。因赴花嘴之約。不便提着貨籃兒。便索性的換上一身新衣。匆匆的躡赴茶肆。剛一過文德橋。已望見張花嘴。合那茶婆兒。正在樓上憑欄說笑。花嘴望見躍鯉。便笑道。魚兒。怎的這時才來。說着。向茶婆腮上一抹。道。俺兩個業已那麼着一回咧。那茶婆含笑亂打之間。這裏躍鯉。即便入肆登樓。只見茶案上。杯茗已具。並有兩盤熱騰騰的燒餅。麻花。花嘴笑道。魚兒。快請吃些。咱便去。躍鯉道。隨意隨意。俺方才吃過飯。便跑來咧。花嘴一面嚼着燒餅。一面笑道。俺整日價在王府中。吃得膩膩的。如今吃吃燒餅等物。倒也換換脾胃。說着一陣價搖頭晃腦。躍鯉方暗笑道。這小子。好不輕薄。不是當年抓燒餅挨奏的（俗謂打曰奏）時光咧。正這當兒。茶婆兒與躍鯉斟上一杯茶。忽聞一陣鴿鈴清越。便見兩個花鴿兒。項繫小鈴。刷一聲飛過樓腮。這時花嘴。正拈起一枚燒餅。便颯一聲打去。恰中一鴿之足。那鴿

兒輕翅一翻。幾乎落地。猛可的鈴聲大震。却追上那支鴿兒。飛落在對面樓上。一陣價舒翼拳足。咕嚕有聲。這裏花嘴哈哈大笑之間。茶婆兒却瞪了花嘴一眼。道。你害邪咧。手又不抽鷄爪風。便這般手兒欠打。這是人家街坊上養的熟鴿兒。怪俊樣的。你打他作甚。花嘴笑道。你別不開眼咧。這種菜物貨的屎鴿子。虧你還誇他俊樣。你若瞧見王府中養鴿兒。更不知誇甚麼咧。那真是花花綠綠一支比一支乾淨。專管養鴿子的小厮。就是十來個。俺主人最心愛的鴿兒。都有名號。甚麼桐花鳳咧。一團雪咧。俺也記不得許多。茶婆笑道。誰都像你主人家那麼講究。便是哈吧狗兒。還都成羣的買進去哩。躍鯉一問花嘴所以。方知滿人們。性喜馴鴿。並短嘴巴的哈吧狗兒。王府中所養甚多。真有一頭價值百金的。(爲下文捉鴿作引)(作者往年曾見人出售一幅鴿狗圖。於疎石野菊掩映中。寫此二物。鴿作乍驚欲舉狀。狗則注視欲搏。殊躍躍有生氣。云是如意館某供奉之筆。以索價昂。遂還之後。聞老輩言。清嘉慶帝。最喜蓄鴿狗。曾戲作鴿狗圖。所以此等粉本。頗風靡一時。其實鴿狗合寫成圖。殊不倫類。更無所取義也。)當時躍鯉聽了。方知滿人又有如此的好尚。便逡巡飲了一杯茶。站起來。擲擲衣襟。望望日

色。正要催促花嘴起行。只見花嘴一瞧自己。却笑道。你這般衣服。却不成功。王府中盤察閒人。十分仔細。你最好裝個鄉下人。就說是我的鄉親。越是怯頭怯腦。越妙哩。躍鯉笑道。你這不是誠心攪麼。這會子。那裏去尋鄉下老的衣服呢。花嘴笑道。現成得狠。因向茶婆道。你快將你漢子穿的衣服。取一套來。茶婆聽了。不由要笑。花嘴道。快去取來。給你多打扮出個漢子來。還不好麼。於是茶婆含笑跑去。須臾。取到一堆行頭。是一頂破帽。岔兒。一身粗藍布短衣褲。一條葛條擰的腰帶。上面還繫着大長的布烟荷包。並有一根短毛竹烟管。還有一雙草鞋子。鞋頭上張了蛤蟆嘴。却用厚布包綻着。躍鯉一見。不由大笑。花嘴正色道。你如此打扮。一來省得他們盤察。二來府內。正在動工。出出入入。都是些短衣鄉人的小工。你混在裏面。也可以各處都逛逛。你只要裝的像。就得咧。躍鯉笑道。依你依你。於是一逕的結束起來。那茶婆也來幫忙。却將那帶上的烟荷包。管。正繫在躍鯉屁股後面。一走一搖。便似尾巴一般。不題茶婆這裏。格格亂笑。自將躍鯉脫下的衣服。姑且收起。且說躍鯉。隨了張花嘴。一逕的下樓出肆。轉過兩道街坊。轉灣抹角。抬頭一望。已到洗象橋地面。這豫王府。距此不遠。躍鯉到南京時。也曾就府

前窺探兩次。只是府外面護衛森嚴。只好遠遠的覘望大概。這次躍鯉却一路留神。須臾將近東轅門。只見人騎雜沓。大概都是豫王手下的官員將弁。又有許多衛卒。分班價往來梭巡。花嘴回顧道。魚兒仔細。少時有人盤問。你不必答話。都有我答對他們。正說着。蹶進東轅門。這時花嘴一步三搖。昂然直入。躍鯉隨後偷瞅去。只見許多衛兵都望着花嘴含笑。也有點點頭兒的。躍鯉暗想道。別瞧花嘴這小子。吹嘮嘹哨。看這光景。真有因兒。正在逡巡之間。忽聞背後有人喝道。住着。這是甚麼所在。你這廝楞頭楞腦。幹麼的呀。躍鯉回望。一面駐步。却見個細高條子的滿兵。大捩步趕來。方伸手要抓的當兒。躍鯉身後花嘴忙跑來。笑道。得咧。你這半截子杪橋。（謂身長之人）不去接駱駝糞吃。却來管閒事。因推躍鯉道。老鄉親。你就跟他去見他本管官兒。只說我帶你來的。瞧他把你怎麼樣。你餓了。合他要吃的。渴了。合他要喝的。都有我哩。躍鯉聽了。故意價毛咕咕的道。張大哥。俺不跟你走咧。俺要被這總爺（指滿兵）抓去。俺家裏那窩小豬兒。沒人去喂。不都餓煞麼。一言未盡。只見那滿兵哈哈大笑。正是。

偵密沉機。外飾愚樸。會入堂奧。窺其心腹。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老鄉親默察兇王居 一團雪巧鬧呂仙閣

且說那滿兵。見張花嘴呼躍鯉爲老鄉親。斜鯉向花嘴一問。那人却是包辦工程的張大哥。不要見怪。誰教你帶這等漂亮。老鄉來呀。止齶養琴。又劬尙甚麼工程呢。花嘴見躍鯉。便唵一聲擁上來。道。這便是張大哥的鄉親麼。喂。好漂亮模樣兒。說着你來拍破帽岔兒。我來揪揪葛條腰帶。更有一兵。單去撥擦屁股後的烟荷包烟管。躍鯉趁勢兒。扭捏閃躲。一頂破帽岔。已合在眉毛上。便如跳大頭和尚一般。百忙中。那根烟管。又聳豎豎的夾入屁股縫中。這一來。招得衆兵。哈哈大笑。花嘴忙道。你們別亂。鄉下人不禁鬥趣。這是怎麼說呢。說着。分開衆兵。拖了躍鯉便走。還聽得衆兵逢呼道。張大哥呀。你再得了老太太的賞賜。不請俺們吃喝一回。等你這老鄉親再來時。俺還教他跳個大的。這裏花嘴回頭笑罵之間。業已蹇經府外儀門。只見甲士如林。由儀門直接府門。那一派劍戟光芒。好不威嚴氣勢。許多的人員。紛紛來往。正在熱鬧。這時花嘴忽然如溜邊魚一般。蹇進儀門。便引躍鯉從邪刺裏取道向西。一面道。咱進府大門。路既迂

遠。還須費話。如今趁着府內動工。咱且走個便門兒。躍鯉道。怎麼堂堂王府中。還有便門兒麼。花嘴道。是王府西院的便門。俺主人便住院中。少時你進去。不必多話。只隨着俺逛便了。兩人且行且語。轉過一帶高峻圍牆。躍鯉仔細一望。已到府後地面。地勢逼窄。不遠的便是府後街的街道。靠府後一箭之遠。有許多參差錯落的小房兒。一堆一片。便如小小市場。都是小販賣吃食的。並私門頭的人家。對着府後牆。還有一列卡房。便是值夜的護軍輪班歇息之所。此時還有幾個護軍。也有鑽小房兒的。也有就販攤上亂買食物的。躍鯉一面留神。一面跟花嘴逼近便門。只見高門洞開。遙望去裏面許多泥水工人。紛紛的擔土運磚。正在鬧忙。這時便門外。也有數名荷戈護軍。見花嘴領着躍鯉。也就不來致問。兩人趲入便門。方行數步。恰值一個衣冠整潔的人。迎面走來。那人一見花嘴。趕忙笑嘻嘻垂手一站。道。張爺才回來麼。俺那會子。給您去請安。却恰值您公出去咧。花嘴笑道。當家兒。你別合我鬧這虛兒。漂兒的。老實說。你這次肥包工。上千的大東西。（謂銀也）穩穩入腰。等消停了。俺到你家喝一場子。你叫你媳婦子。給俺斟個盞兒。好多着的哩。那人一面哈腰陪笑。一面道。現成現成。只要您肯賞臉就

是說着向躍鯉亂瞅。花嘴笑道：你瞧他怎的。這是俺老鄉王老八。你別瞧他怯頭怯腦。人家却是見過大世面。少時你準備好茶好點。俺們還向你工作處裏頑頑。那人聽了。連道當得之問。這裏花嘴已昂然而過。躍鯉向花嘴一問那人。却是包辦工程的張工頭。躍鯉聽了。一面延項四望。一面道：這等宅舍。多麼整齊。又動的甚麼工程呢。花嘴道：就因豫王近來。頗信神。所以俺主人也逢承意旨。湊個趣兒。這府中共分三院。正院是豫王居住。這西院是俺主人執掌。東院却是王府幕賓等。辦理公務之所。這西院的後院中。緊靠正院。却有一座很高大的呂仙閣。因當年曾有一段仙迹流傳。又因歲久失修。所以俺主人便請命豫土。從事修葺。若說起這段仙迹。也是異事。正說着。兩人走近院東的箭道。（剪斷花嘴談故事。亦省筆法。）恰好有兩個伶俐小廝。從箭道內笑語而來。一色的薰香傅粉。十分俊俏。其中一個。正由荷包內。掏了一塊檳榔。丟入口中。那一個。端了一個朱漆長匣兒。一見花嘴。便頓足道：張大哥。你只管出去浪張。方纔老太太去瞧你經管的狗。因不見你。却將俺兩個罵了一頓。如今他老人家。又叫俺買安息香。準備着晚上念佛用。方才發下香匣兒。你還不快瞧瞧去哩。說着。用眼兒一瞟。

躍鯉嗤的一笑。這裏花嘴更不答話。便奔上去。抱住那個吃檳榔的小廝。一面向荷包中亂掏。一面道。老兄弟。你怎的慣吃獨食兒。快給俺塊檳榔吃。那小廝笑着亂掙。却仰起臉兒。荷荷而聲。一弩嘴兒。他本是示意荷包中沒得檳榔。不想花嘴趁勢兒噙住他的嘴鼻兒。嘖的一聲。一塊檳榔業已入口。氣得那小廝正在亂擰花嘴的腮頰。只聽內院中有人痰嗽一聲。似乎是個老婦人的聲音。那端匣的小廝一吐舌兒。趕忙拖了那小廝便跑。這裏躍鯉跟花嘴蹙過數步。方問道。這兩個小廝。想是你同事。伙伴。怎麼你在。府中還帶着管狗呢。花嘴低聲道。悄沒聲的。這內院中。便是俺主人居住。王府中的狗。豈同尋常。管這檔子。狠是美差。單是這一月的狗費中。俺就賺個三四百銀。這兩個小廝。是俺府中人家解悶的頑意。有沒要緊的事。便叫他們去跑窮腿。那裏配是俺伙伴呢。躍鯉一面唯唯。一面端相內院牆垣。一色的磨磚到底。眞賽如銅牆鐵壁。不由暗自怙懣道。這西院宅舍。已然如此光景。那兇王所居的正院。自不消說了。將來若想想他府中作手脚。未免很難哩。須臾。穿過箭道。便是內院的宅門。輝煌壯麗。自不必說。躍鯉不暇細看。便隨花嘴。由正廳向前院。這時正廳裏。只有幾個廝僕。就壁角下小

案上作菓子戲。一見花嘴。只點點頭兒。却笑望躍鯉。向花嘴道。張兄。你道的這位。便是你昨天說的那位老鄉親麼。恕俺們沾着手。不客氣。花嘴忙道。請便。請便。於是引躍鯉就廳中略爲徘徊。無非是鋪設精美。富麗輝煌。兩人逡巡出廳。便是前院。一處處簾攏映帶。軒館連延。更趁着花木羅列。倒也十分清華可觀。花嘴至此。十分高興。引着躍鯉。逐處裏指點瞻眺。那知躍鯉。意不在此。一面唯唯。一面留神。延望那正院的房舍。無奈處處裏峻垣隔蔽。只見些閣尖樓脊罷了。於是躍鯉道。張兄。你瞧這所在。雖然齊整。若是我。真還住不慣。我就嫌這窄巴巴的。沒些廓落氣兒。花嘴笑道。你要逛空闊所在。咱就瞧瞧他們動工去。再者。這府中狗馬兩物。真是外邊沒有的。那豫王數匹心愛的名馬。中有一匹玉花驄。可惜前幾日。被木爾喀硬要了去。咧。豫王還因此甚是不悅。如今咱且向狗房中瞧瞧。你瞧我經管的如何。躍鯉笑道。你這個沒成頭的人。也只好去管狗。兩人一面說笑。一面向東。穿過一帶廊房。須臾。行抵一處小小院落。裏面是平沙鋪地。十分平潔。靠東牆。石盆擺列。又有數十光溜溜木椿兒。還有些毛刷皮帶等物。都掛在靠牆廠棚內。大柵那所在。便是調喂的狗。靠北面。一帶高房。各有柵欄兒。躍鯉望

去。共有三處。先向靠東一處瞧去。裏面却散養着許多的哈吧狗兒。一個個毛彩相宜。十分活勃。花嘴在欄外。舉手一招。衆狗爭來奔集。一陣價打滾坐殿。都搖得頭尾活龍似的。其中一個大些的。方一伏前爪。爬在地上。便有一個小些的。一躍跨上。就如猴兒騎老羊一般。十分好笑。正這當兒。隔板壁索練聲動。躍鯉移步一望。裏面却是四五頭獵狗。細腿長項。甚是俊矯。一見人來。登時目發精光。聳起鼻頭。遊走四嗅。却都被細索繫牢。其中有個褐黃色的。猛的向躍鯉一躡。却被索練頓了個跟頭。花嘴道。此等獵犬。都係由遼瀋一帶。搜尋來的。豫王初到南京時。頗好打獵。如今只顧了經營軍事。並恣意聲色。又聽信三秀婆婆媽媽的話。不但去打獵傷生。反倒往往的買些雀鳥兒。去放生祈福。正說着。忽聞嗚嗚有聲。少時。豹子似一聲吼。花嘴道。你且瞧這羣關東猛狗。多麼豪氣。說着。引躍鯉向第三柵欄內一瞧。饒是躍鯉。也不由猛然一驚。裏面一列粗柱。上繫鐵索。每一柱上。拴着一支牛犢子似的大狗。一色的狼頭長喙。十分獍惡。那毛片。或作旋紋。或長毛森披。儼如獅子。蒼花青黃。各色都有。望見躍鯉。十來條鐵索。一齊響動。都瞪起睜睜兇睛。喉嚨內聲如悶雷。其中一個蒼花的。脫索不得。竟自兩爪抱柱。

人立起來。躍鯉便笑道。你瞧滿洲人在咱中國發橫。連這關東狗。也就如此兒實。真成了狗仗人勢。咧。花嘴道。此等猛犬。在遼瀋一帶。俗呼爲靈狗子。不但力猛非常。並且機警矯捷。升屋跳牆。便如靈貓兒一般。如今府中蓄此。專爲警夜之用。白日裏。却鎖繫起來。躍鯉聽了。略作沉吟。兩人轉出小院。逡巡向北。方近後院角門。忽聞院中。一陣鴿鈴清越。花嘴道。巧咧。如今午後放鴿。正是工人歇工時。咱趁這當兒。去逛逛呂仙閣。不省得他們作起工來。鬧咱們一身塵土麼。躍鯉一面唯唯。却略略駐足。只顧東望那正院的房舍。花嘴便道。那正院。是豫王所居。便是俺主人出入那院。也有時有喲的。俺可沒法兒引你去逛。因指點道。你瞧那正中端嚴屋脊。便是豫王寢室。後面很高的樓檐。名迎暉樓。便是三秀理妝之所。那一片稍矮的閣檐。爲諸姬燕息之地。那一帶參差高下的軒亭。隱約於花樹深處。是豫王散步小坐之所。這房舍上面的。大概俺還粗爲曉得。至於其中的道徑曲折。並許多的曲室幽房。俺便一切茫然了。不瞞你說。俺刻下這脚色。是夠不上到正院的。但是俺聞俺主人談起來。說是裏面作樂的祕室甚多。豫王是隨意遊行。一夜價。不定宿在那裏哩。花嘴一面說。一面指點。躍鯉唯唯留神的當兒。業

已耽擱了一會兒。兩人正要逡巡移步。忽聞鶻鈴大振。接着一陣喧譁。花嘴側耳一聽。其中還夾着張工頭亂吵。因笑道：「這準是工人們不知爲甚麼掉蛋。」（俗謂故意作鬧也。）張工頭上了土警火喇。咱且瞧瞧去。於是兩人舉步。逕入角門。躍鯉抬頭。早望見迎面那座呂仙閣。共有三層。高可數丈。好不崔嵬崇壯。正面上築架（俗名校手架。登以施工者）縱橫方及第二層閣檐。正是揭換舊瓦的工作。有許多的大工小工。都在閣下。隨意價歇坐吃茶。不遠有一具茶盆。大家紛紛昏吃。也有橫躺豎臥。睡晌覺的。也有攢三聚五。就大板石上。攢銅錢跌小博的。那偏東面閣下。却圍攏了許多工人。一個個仰面上望。指手畫腳。便聞閣上面咕嚕咕嚕的鶻聲。並急促促的拍拍擊翅兒。衆工人這時。越法的亂指亂笑。便聞張工頭喝道：「你們可要作死呀。若驚動老太太。那還了得。這一團雪。是他老人家最心愛的物兒。咱大家還不快想法弄下他來。花嘴聽了。合躍鯉去一望。只見張工頭正合一個俏俊小廝。都急得大汗直抹。那小廝眼望閣頂。連連跺脚。竟急得待哭的光景。躍鯉等隨他望去。只見第三層陡脊上。有一處斷裂夾脊。那所在有個雪也似的白鶻兒。一面跳躍。一面拍翅。却就是飛掙不起。仔細一瞧。原來那

鴿兒。足繫絨繩。恰好縈繞住那斷裂的脊縫。正這當兒。那俏俊小廝。望見花嘴。便拍手道。張哥。你瞧我多麼晦氣。那會子放鴿兒。也不知那個好把戲的。給鴿子拴上繩兒。如今倘弄不下來。老太太曉得了。這不是要我的命麼。這裏花嘴。還未答語。躍鯉料那小廝。定是府中專飼鴿的。正在留神四望。心下沉吟。只見張工頭搔手道。你別着急。也別亂吵。這裏離內院後角門近近的。老太太聽得了。更不妙咧。說着。向衆工人道。你們那個能上去。捉下鴿子來。俺今天發他個雙份工錢。衆工人齊笑道。咱們可沒這等本事。您便是發十倍工錢。也不成功。您瞧第三層閣脊。那麼老高。築架子又沒搭到那裏。怎麼上去呢。這錯非是由二層上。豎起挺長的梯子。還須大胆的。方能強勉上去。您瞧那三層閣脊。多麼高哇。倘一個眼暈。失了脚。不跌成肉餅子麼。其中又有工人道。倘二層上。豎起長梯。只有鈔庫街泥水匠作中許阿毛。還可以對付着幹一下子。那小子楞頭楞腦。手脚來的麻利。（俗謂靈活之意）正說着。閣上那白鴿。一陣跳掙。翅兒上雪白的毛羽。已有些襉縱起來。下面那俏俊小廝。只急得雙脚亂跳。張工頭直着眼子。望見躍鯉等。也不暇來周旋。只略一哈腰兒。便向衆工人道。既如此。你們快去取長梯。一

面遣人飛了去。叫許阿毛來。越快越好。大家正在亂作一團。那躍鯉眼望正院。忽然得計。便笑道。你們爺台們也特煞的仔細小心。這點子事。若教俺這爬山上樹的莊稼人。看起來。簡直的上去。就取下他來。衆工人聽了。正在齊望躍鯉。那俏俊小廝。早喜的跑過來。拉住躍鯉道。你這鄉客。若能給俺取下來。等我買一籠花鵝。謝謝你。躍鯉聽了。方在一笑。張工頭正色道。老鄉親。不是俺攔你高興。你這不是胡鬧麼。別瞧你們莊稼人。爬山上樹仍仍的。那是怎麼股子勁頭兒呀。這麼高的閣脊。你就不搭梯子。楞想上去。跌煞你。倒不打緊。那白鴿兒。若被你抓撓傷一根翎毛。你就的起麼。躍鯉聽了。登時搔首道。您既這麼說。俺可沒本事上去哩。這時花嘴。正要拖躍鯉閃向一旁。便見那俏俊小廝。惡狠狠一瞪張工頭。冷笑道。好哇。都是你幾句破頭星的話。他便立時沒本事上去。咧。你這不是誠心毀我麼。既這樣。也好辦。等少時鴿兒傷損。老太太問下來時。我就說你給鴿兒拴的繩兒。幾句話。不打緊。只見張工頭向前一跑。撲哧聲。一交栽倒。正是。

雖有機可乘。遲回尙有待。會當凌絕頂。一覽無隔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眞壯士捉鵠窺宮室 假鄉老茶話賣癡呆

且說張工頭見那小廝氣急敗壞的發話。不由嚇得黃了臉兒。百忙中向前一跑。絆了個大跟頭。他却爬起。向那小廝陪笑道。小爺莫怪。俺是怕那鄉客粗手粗腳。傷損了鵠兒。再者他偷跌下來。也是不好。既如此。咱就煩他上去。說着。轉身向躍鯉道。老鄉親。你若上去。可要小心哪。那知躍鯉更爲做作。便一扭臉兒道。幹麼呀。俺一旁瞧個熱鬧兒。還仔細甚麼。張工頭笑道。得咧。老鄉親。方才是怨俺多嘴。還不成麼。說着一個大揖。那張花嘴。那知躍鯉的用意。因素知躍鯉手腳靈便。也幫着一陣攪掇。於是躍鯉笑道。俺去是去。你們却不要大驚小怪。因俺有個怕亂的毛病兒。張工頭笑道。就是吧。如此你先用些茶點。接接氣力。躍鯉一面手去摸屁股。一面道。掩接氣力。全仗這個傢伙。你們那位鬧一下子呀。說着。解下烟荷包。抽出毛竹烟管。要火來吸着。却趁就一旁箕踞坐地。一面價翹望正院。一面道。怪道人家說王府裏甚麼房舍都有。你瞧那院中。當中的屋子。威實實的。不像廟中的大殿麼。却怎的將高高的鐘鼓樓。蓋在後院呢。一言方盡。

招得衆人都笑。張工頭笑道：「老鄉，親你別怯。那是王爺的住室，合後院的迎暉樓。你胡噪的是甚麼。如今事不宜遲，你上閣去，還用甚麼接手脚的物件不呢？」躍鯉道：「有長繩兒，尋一根來。」工人等聽了，連忙取到。這裏躍鯉傾出烟燼，依然將烟管烟荷包，宕悠悠的繫在屁股後面，緊緊腰身，取過繩端，相一回，便把來盤在腰間，向閣上略一眺望，便奔向閣正面的築架。這裏衆人眼光齊注之間，早見躍鯉從容登架，一陣價攀援，超越甚是伶俐。衆工人都點頭道：「你別瞧他怯頭笨腦，真還有個門兒。」須臾，躍鯉已到二層閣上，翹首向東，略爲徘徊，便一徑的奔向東面，撒開了輕趨步法，真個是瓦隴無聲。這時衆人，不由得相顧指點道：「你瞧那轉角間披檐，坡脊，又陡，又滑，怎麼過去呢？」正說着，只見躍鯉一挫身，颺一聲，跳將過去，略一轉步，已到閣的偏東。下面衆人，不由一陣拍掌。張工頭忙搖手道：「別亂別亂。」於是大家凝神望去。登時又相顧嘖嘖。原來躍鯉這時業已解下長繩兒，就一端挽了個拳大的疙疸，倏的抖開來，向那三層閣的披檐角撒手，便拋刷的一聲，搭個正着。那疙疸往下一沉，登時垂作雙股，下面躍鯉忙把下端又已結牢。衆人從下面望去，繩股雙垂，便如跑解馬戲中上刀山的軟梯一般，正在暗

暗稱奇。那躍鯉業已手挽雙繩。懸身而上。一陣價手移足隨。便如蜘蛛盤絲。這時躍鯉。屁股朝外。那烟荷包等件。左擺右晃。招得下面衆人。哈哈大笑。這當兒。張工頭也不暇去禁止喧譁。只合那俏俊小廝。呆呆而望。便見躍鯉。上至繩盡處。略爲少駐。可巧一陣風起。吹得那兩股繩兒。只是亂擺。那躍鯉。偏又作怪。反趁那繩兒擺晃起勁。猛可的。只用右手握繩。下面雙足一蹬。便是個寒鴨浮水式。下面花嘴。一抹額汗。方要高叫仔細。只見躍鯉。一伸右手。抓牢檐角。左手鬆繩。便來助力。說時遲。那時快。下面衆人。目及未瞬。躍鯉。一聲。用一個倒捲珠簾式。一悠雙足。竟自翻上檐角。這一來。衆人大驚。反倒十分靜默。連閣下歇息的許多工人。也都圍攏來。正這當兒。躍鯉已順着檐坡。直奔閣脊。下面衆目睽睽。急於瞧他怎樣取鵠。那知躍鯉。上得脊東頭。一轉臉兒。便如獸頭似的。蹲跨在那裏歇息起來。這時下面衆人。登時又紛紛議論。有的道。你瞧這老鄉客。真處處有門兒。該用巧力。該用歇養。就歇養。少時歇息足了。管保手到擒來。有的沉吟道。我看他似乎學過把式。（俗謂武功也。）不然。怎這麼的能沉住氣呢。那手脚靈便。還有其次。不題衆人瞎三話四。一面價仰面呆望。且說躍鯉。面向正院。只裝作扶頭少息。

須臾。暗運目光。全局入覽。只見豫王那正院中。垣宇迤麗。樓閣參差。高門峻垣。急切間望不分明。但是地勢逼促。處處嚴密。更不知那些曲室秘房。都在那裏。惟見院落層層。一直的七層到底。躍鯉一面暗靚。一面思忖道。這府中。入既不易。地又逼促。那兇王的祕室又多。知他夜間準宿在那裏。如此看來。將來舉事。還須大大斟酌。俺且瞧他個大概罷了。思忖間。逡巡轉身。只見府後街上。人烟稠密。闌閤相望。更非可以潛伏之所。躍鯉略望一會兒。徐徐的爬向脊中。那白鴿。見有人來。越法的一陣擺掙。正這當兒。忽見張花嘴。匆匆的由內院後角門跑出。向衆人搖手道。不要喧譁。老太太出來咧。說着就門旁垂手一貼之間。這裏躍鯉下望去。早見兩個小鬟。簇擁定一位老太婆。徐步而出。那老太婆。年可七十餘。身裁高壯。穿一身滿洲裝束。便如山漢一般。一抬頭。瞧見躍鯉。那花嘴連忙趨上。剛要說話。老太婆却笑道。這就是你那鄉親麼。真難爲人家。怎麼上去的呢。咱且別驚他。那老高處。可不是頑的。那小兒小厮呢。怎麼他鬧的把戲。（謂鴿兒夾入閣脊也。）却一邊裝沒事人去咧。那俏俊小厮一聽。忙笑嘻嘻。趨着腳子跑來。老太婆笑罵道。猴兒崽子。你還不快與我搬個座兒來。又向張花嘴道。你們這些人。總

是擺大巴子元帥樣兒。人家（指躍躍）替咱登高爬下。去捉鴿兒。你們連些茶點。都不預備。快去取我的菓盒。並茶具來。這裏花嘴等。含笑唯唯。分頭跑去。上面躍鯉。不由暗想道。這個老太婆。好生福相。看氣派兒。不在小處。這是甚麼人呢。怙憊間。爬向閣脊。斷缺處。那鴿兒見人來近。一陣咕嚕。這當兒。閣脊上已飛集了三四支別的鴿兒。都望着白鴿兒。只管咕嚕。意思是叫他的伴兒。望得下面衆人。互相指點之間。躍鯉先伸手去掇住絨繩。那鴿兒一陣撲擺。躍鯉又一手去。提擄開夾繫的繩端。那知那鴿兒。因掙撲力乏。一時間。竟飛翔不起。於是躍鯉用手托住他。一面使他自振翎毛。一面向下瞅時。早見老太婆。就閣下西偏。端然高坐。背後是小鬟侍立。座旁有一張金漆茶几。上面是菓盒茶具。都已擺列停當。左有張花嘴。右有那俊俏小廝。一般的垂手跼立。看光景。連個大氣都不敢出。再瞧那張工頭。更是悄手躡腳。揮散衆工人。令各就原處。一時間。滿院無聲。肅靜的了。不得躍鯉見狀。正在越發不解。這老太婆。是何人物。只聽鈴聲一動。白鴿兒飛舞而起。那三四支鴿兒。唵一聲。也便趕將去。招得老太婆。哈哈大笑。一面向花嘴道。你還不接接人家去。人家到咱這裏。是想瞧瞧景致兒。倒叫人家勞乏。這一

場。這是怎麼說呢？等我合他拉拉科兒。（俗謂談天也。）別叫人家出去笑話咱們的架子。大花嘴聽了，如飛的奔向閣下。這時躍鯉業已緣繩兒，跳落二層閣檐，拉下繩，仍盤腰際，須臾，由築架一逕下來。花嘴滿面喜色，先命他解繩擲地，然後低笑道：「魚兒，你是甚等福氣呀？你這踰，真來着咧！如今老太太請你談談，何等榮耀，快些去吧。」躍鯉聽了，方待致問，已被花嘴拖了，便跑。雖是數十步之遙，然而躍鯉趨走頗急，屁股後面，那兩宗法寶（指煙荷包煙管）又已鬧得郎郎當當。這時張花嘴恍然，那煙包煙管不像模樣，却又不便向躍鯉屁股後摸索去解，也只好姑且由他。這一來，不打緊，早招得那老太婆背後兩個小鬟，一對兒，裂開小嘴格格要笑，却被老太婆跔起回頭，瞪了一眼。一個小鬟正疊抱着一塊方繡坐墊，便搭趁着，鋪在椅上。那一小鬟拎着根長鎗似的旱煙筒，方要裝煙之間，花嘴等已到面前。這時躍鯉仔細一瞧，那老太婆生得體格肥壯，銀盆似一張大臉，眉目和藹，掛着笑意，更趁着高底鞋，大旗袍，站在那裏，端的威實。於是張花嘴一閃身兒，向躍鯉道：「這便是俺家老太太。」躍鯉聽了，連忙整整破帽，岔一撇屁股，直撇撇的，便是一個大揖，道：「老奶奶，你老人家好哇！你老別見怪，俺應當早來。」

望着你老人家才是。說着。順手兒撓撓頸子。外掛着模模耳朵。這一來。招得那拾煙筒的小鬚。噉的一聲。連忙背過臉去。假作裝煙。這裏老太婆却略爲衿袖。便笑道。好哇。老鄉客。你也好哇。方才却勞乏你咧。俺那會子。聽說鴿兒飛上閣子。下不來。有位鄉客上去捏他。說着一暎花嘴道。俺叫他來問。他又說得不清不白。末後他才說你是他的鄉親。難得你們莊戶人到俺這裏。快坐下談談吧。可笑俺到你們南京。這些日子。一總兒也沒到你們鄉下去過哩。躍鯉道。你老人家住在天宮似的所在。到鄉去作甚。這才是有福氣的哩。老太婆笑道。甚麼福氣呀。不過像鳥兒入籠罷了。俺倒想似你們莊戶人家。自由自在方快活。無奈却不能夠。說着從容坐定。這裏躍鯉一瞧椅旁。有個窄窄的矮櫬。便哈着腰兒。一面價注視老太婆。逡巡倒退到矮櫬跟前。方要向下去坐。不想張花嘴。一使眼色。躍鯉趕忙一歪屁股。意思是從新站起。老太婆笑道。便請坐吧。不要客氣。鬧得躍鯉登時來了個騎馬式。逡巡間。向下一坐。櫬倒人歪。往後便倒。兩支大草鞋。踹之間。招得老太婆也忍不住哈哈一笑。便罵花嘴道。你這廝。直聽笑兒。還不攙起人家來。那窄巴巴的矮櫬如何坐得。於是點起來。自撒繡墊。却命花嘴。給躍鯉鋪在地。

上。然後彼此坐定。老太婆笑道。老鄉客。你鄉間收成好哇。你一家幾口人。吶。躍鯉道。老奶奶。你不曉得。俺鄉間收成倒罷了的。就因年頭荒亂。甚麼兵差咧。雜役咧。已經鬧得人支持不得。偏他媽拉巴子的。又有些旗下兵丁。到鄉下去胡作踐。花嘴聽了。連連嗽聲。躍鯉也不理他。接着一拍大腿道。老奶奶。你還沒見咧。那兵丁們到鄉下。放馬啃田。搶吃搶喝。這還罷了。惟有他們不作起人樣來。真是叫人沒法說。他們擄着媳婦們。您猜怎麼着呀。咳。如今當着姑娘們（指小鬟）在這裏。俺也不便說。總言之。他們便是擄着你老人家。這般年紀的婦人。也有些放不過哩。一句話不打緊。瞎得花嘴。眼色亂飛。躍鯉却道。俺鄉下人。遭此年光。所以都沒高興過日子。不瞞您說。俺家中。親丁四口。本是火暴暴的小日子。如今只賸下俺這業障。俺婆子。教兵瞎煞咧。俺大兒二兒。被抓去當夫役。至今沒信兒。丟下個屎抓子小兒子。因沒人照顧他。上月裏。被耗子啃了肚臍。一下子也爛煞咧。說着。伸出一指。去橫擦眼睛。花嘴見狀。幾乎失笑。暗道。真有他的。難爲他編的。這麼有鼻子有眼。正這當兒。那拾烟筒的小鬟。裝上煙。遞與老太婆。老太婆一面吸。一面瞧花嘴道。你瞧瞧。咱們娘兒們。鑽在王府裏。只當是咱們旗兵。給人家

來平定地面。那知是整個兒的作踐人家呢。等俺消停時。總要請王爺嚴束兵丁。才是。因向躍鯉道。老鄉客。你莫要苦楚。如今王爺敬信神佛。不久的兵事大定。你們老百姓。就有太平日子過咧。俺瞧你朴朴實實。將來還許有些造化哩。躍鯉聽了。索性就繡墊上。盤起腿兒來。却笑道。俺看你老人家。才是有造化哩。不然就會有個王爺大兒子麼。花嘴忙喝道。休要胡說。這(句)老太婆此時。正吸了一口煙。却笑得眼睛沒縫。戳的咯嗽。後面小鬢。捏起粉拳。微微搥着。老太婆却道。你這呆話。不折壽煞我麼。我若有王爺兒子。敢是好哩。如今俺吃齋念佛。只好修個來世吧。說着。抽的那烟筒。氣騰騰的。不想躍鯉。一回手。只管去摸屁股。花嘴覺得不雅相。方極力瞪他。那知躍鯉。解下他那烟荷包。烟管裝了一袋烟。插入口中。一伸頸兒道。老奶奶。你老給對個火兒呀。這一來。招得兩小鬢。以袖掩口。那老太婆。反倒大悅。一面舒出挺長煙筒。去對火兒。一面向花嘴道。你這個老鄉親。本本分分。甚有意思。却怎的又會那伶俐手法。去取鴿兒呢。躍鯉道。甚麼手法。不過渾楞兒胆子罷了。俺們自小兒。上山爬樹。是摔打出來的。於是信口開河。又講了回耕種創鋤的勾當。那老太婆。聞所未聞。越法歡喜。忽聞躍鯉肚內。咕嚕嚕一

陣山響。老太婆因回顧小鬟道。你們只顧聽拉科兒。就都愣咧。還不去給客人斟茶送點心去。這時兩小鬟。早瞧躍鯉那副小模樣兒。暗笑得甚麼似的。當時聞命。彼此一擠眼兒。一個方擘擘的斟了一大碗茶。那一個已打開菓盒。抓了兩把笑吟吟趨就躍鯉。慌得躍鯉兩手接了。嘴內却直舒舒啣着那煙管。正沒作理會處。那小鬟滿滿的一碗茶。又已端到。於是躍鯉左顧右盼。一張嘴兒拍達聲。烟管落地。却笑道。好姑奶奶。你就這麼端穩了。飲我一下子吧。說着仰起臉兒。一張大嘴。那小鬟噗哧一笑。手兒略動。但見躍鯉一陣價搖頭擺腦。招得老太婆哈哈大笑。正是。

欲探機密。故賣痴呆。個中作用。殊費人猜。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